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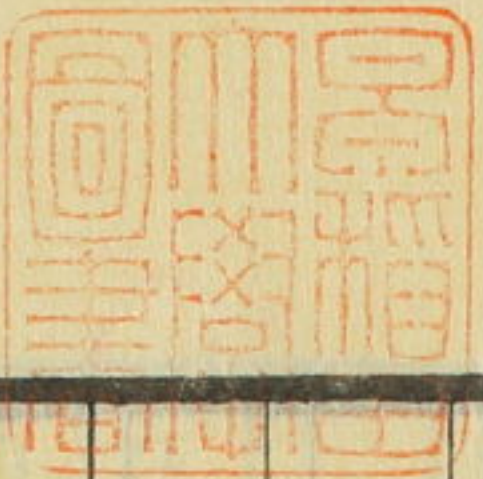
中庸原解

下

2190
3 止



卷三止
2196



中庸原解卷之三

加賀大田元貞才佐學

如晦子明同校

福祿天瑞

凡事豫則立主不豫則廢客

言前定也則不跲目也事前定則不困目行前定則

不疚目道前定則不窮目

事豫則立是主不豫則廢是客主客之法也

事豫則立是綱言事行道是目一綱而分四目也

前定即豫也。不跲不困不疚不窮即立也。此等可

以知古文理之法矣。



豫素定也。朱踳躓也。疾病也。鄭如內省不疚。論語之
疾謂瑕疵也。困窮皆謂窒碍不通也。而困有窘迫
之義。窮有阨塞之義。

凡事汎言天下萬事也。汎言以起下文在下位云
云而已。自在下位推至誠身。前定也。豫也。朱子曰。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泥矣。又曰。此承上文
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全非此一節之意也。

欲發一言。則先思所欲言。而不卒然言之。其言之
所以不躓也。欲行一事。則先思所以行之。而不遽
爾舉之。其事之所以不困也。德行素脩。則無瑕疵
之可指。道藝素習。則應變不窮。皆素定之效也。

配當四科。則言乃言語也。事乃政事也。行乃德行
也。道乃道藝。禮周乃文學也。然不必如此拘泥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
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
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
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獲者為君所得也。信者為友所信也。順者為親所
悅也。孟子引此語。作事親弗悅。悅親有道。淮南子
亦襲此語。作事親不說。悅說親有道。訓術可見順
之為悅順也。解見九經談。父子其順
孟子湯武反之。湯武身之。折用反身二字。周易君

子以反身脩德。襄禮記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樂孟子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反身者。心不外馳。能反觀。周內省。論之謂也。明善與下文擇善同。善者。孝弟仁義之統名也。學以明之也。故明善擇善者。學問思辨之事也。在大學。格物致知。誠意之本也。在中庸。致曲。能誠之本也。皆學問思辨也。此章明善亦誠身之本也。明善擇善之為。學問思辨。豈不明亮乎。

孟子曰。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得君行道。以易世善天下。士君子之志願也。雖然。君子不可以自薦達。必待朋友之延譽矣。故曰。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夫孝。德之本也。事親不得其歡心。則朋友豈敢信之乎。故曰。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孝友豈可以聲音笑貌為之乎哉。故曰。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非學問以明知至善。則不能無偽也。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十五章言父母之順。十六章言誠之不可揜。與此章之言喚應。可謂精緻巧妙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是豈孔子告哀公之言乎哉。王肅贗鼎之贗。至是明白。朱子誤信之。一時過然之過。豈足深咎之乎。

誠者安生知天之道也。

誠之者利學知人之道也。

誠者不勉而中安道行不思而得生道從容中道聖人

也。誠之者擇善因學而知而固執之勉利行者也。

誠之執之二之字皆指道指善而言。

孟子作思誠者人之道也意義全同。

鄭玄曰言誠者天性也誠之者學而誠之者也因

誠身說有大至誠此解簡明確當無復遺憾。

誠者天性之誠於道也是生知之聖如堯舜是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道又曰堯舜性者也可見是得

道於天性之自然故曰天之道也。

誠之者學而誠於道也是學知之聖如湯武是也。

孟子曰湯武身之。又曰湯武反之。反身脩德也。反

身而誠也。雖孔子亦學知之聖也。故曰我非生而

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道者也。可見是得道於脩

為。故曰人之道也。

學知勉行。習以成性。解乃誠於道也。所謂誠之者

也。其誠也。非得於天性。而得於人力也。故曰人之

道也。脩書云。習與性成。太家語亦云。少成若天性。

習慣如自然。大戴孔子曰。少成若性。習貫之為常。

保保侍逸用書積習生常。又曰。習與知長。故切而不攘。化

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同呂覽。民之安之若性。此之

謂教成。賞皆言教學積習之成性也。至其成性。則

誠也。是故學知之聖。與生知之聖。及其至於至誠。則一也。

誠者。言生知安行之聖也。中者中道也。與發而中。節同。得者得道也。與慮而后能得同。不待勉強。而皆中道。乃安行也。不待思慮。而皆得道。乃生知也。從容優游。自然中道。非至誠聖人而何。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韓詩云。垂拱無為。動作中道。從容得禮。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皆是之謂也。

誠之者。言學知勉行。以至於誠也。擇善與上。文明善同。善者仁義忠信之統名也。擇而知之。知而明

之。其旨同。擇善。乃學知也。固執。乃勉行也。顏子擇乎中庸。得一善。擇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固是之謂也。

學知勉行。賢人君子之事。可以造聖人矣。擇善固執。可以造從容中道矣。是思誠之道也。周易恒。德之固也。恒以一德。解荀卿曰。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學勸又曰。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斯聖人矣。禮論又曰。曷謂一。曰。執神而固。曷謂神。曰。盡善浹洽。之謂神。萬物莫足以頌之。之謂固。解得神固之謂聖人。效儒夫固執者。非從

容自得之謂也。雖然。荀卿以此為聖人。而盡善其豈
無故乎。嗚呼。是顏子之所以庶幾聖人乎。又曰
中也者。善也。庸也。者。固守不易之謂。中庸二字。
與誠一字。脗合符同。豈不亦明白乎。
誠者。天之道也。誠者。從容中道。聖人也。子思之言。
明白如此。而物茂卿駁朱子曰。至於以天道為聖
人。則大失子思立言之意。殆似病風喪心之人。何
誣謗之甚。何無忌憚之甚。是豈足辨乎。
誠者。性也。性之也。無偽也。內外行一致也。陰陽
不易也。以何知之。本篇云。誠者。性之德也。荀卿曰。
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久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

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性。韓非曰。
以詐偽為是。以天性為非。安。誠之為性。是可以徵
矣。禮記。著誠去偽。禮之經也。樂。誠偽反對。誠之無
偽。是可以徵矣。本篇云。誠者。合外內之道也。內謂
心。外謂身行。心行合一。謂之誠。誠之為內外一致。
是可以徵矣。大戴。觀其陽。以考其隱。察其內。以揆
其外。考其陰陽。以觀其誠。文。王。又云。喜氣內畜。雖
欲隱之。陽喜必見。怒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怒必見。
誠於中。形於外。言行不類。終始相悖。陰陽克易。外內不合。
雖有隱節見行。曰非誠質者也。同上。是亦內外謂心
行。陰陽謂隱見微顯。誠之為陰陽不易。是可以徵

矣。

慎獨之為誠之本。至此明亮。無復餘蘊。

凡人習善成性。習惡亦成性。習善而成性者。真之誠也。何也。人性本善。善者人心之所固有也。譬之橘。栽江南而為橘也。得其性也。得其養也。習惡而成性者。不可謂之為非誠也。雖然。亦不可謂之為真之誠也。何也。人性本善。為惡者。非人之性也。陷溺利欲之害也。譬之橘。栽淮北而為枳也。失其性也。失其養也。此等精義。亦不可不明辨也。於外。以惡言。故不可不辨。

博學之道。審問之道。慎思之道。明辨之道。篤行之道。

是誠之之目。學知利行之事也。學問思辨。知之事

也。篤行。仁之事也。三知屬知。三行屬仁。

孔子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言文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逸周書。召公曰。不知乃問。不得乃學。本皆是之謂

也。博學審問。大學之格物也。慎思明辨。大學之致

知也。篤行。大學之誠意正心脩身也。

學者。學詩書六藝之文。以知聖人之道也。學不博

通。則不能得約。是故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

顏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孟子曰。博學而詳說

之。將以反說約也。學之貴博通也如此。學而有

疑則問諸師友以審之也。孔子曰：疑思問。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耻不知而又不問，惑闇終其世而已矣。言制學之貴問也如此。學不苦思，則無得於己。思之不可不慎重也。凡學道者，非浮氣粗心之所得也。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荀卿曰：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學之貴思也如此。明辨之明，乃明善之明也。辨別義理，有一不精明，不可行諸身。故辨之貴明察也。易曰：明辨晷，是之謂也。浮薄之人，有始無終，是謂不誠，是謂無恒德行之所以不立也。故行之貴敦厚也。易曰：君子以厚德載物，敦復无悔。敦臨之吉，皆是之謂也。

學問思辨。上文擇善也。篤行。上文固執之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

人一能之，道已百之；道，人十能之，道已千之。道。

此章之字皆道也，善也。

是困知勉行之事也，乃勇之事也。

陸德明曰：措，置也。釋文孔穎達曰：措置休廢。正義

孔穎達曰：有弗學者，謂身有事不能常學習，非矣。朱子曰：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得之，孔穎達曰：謂他人性識聰敏，一學則能知之，已當百倍用功，而學能知之，言已加心。

精勤之多。恒百倍於他人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知雖柔必強。行

明者。以知言。知者之事。強者。以行言。勇者之事。

朱子曰。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妙矣。

右第二十一章。自此至三十二章。皆言誠者

誠之者。此章誠者以下。朱子所解。精明確當。

無可問然。唯引呂大臨變化氣質之說。其言不

為不是。然頗屬無用。闕之可也。

自誠明。善即謂之性。自明道。善即誠。謂之教。誠則明善。

矣。明善則誠矣。

鄭玄曰。自由也。由至誠而有明德。是聖人之性者

也。由明德而有至誠。是賢人學以成之也。有至誠

則必有明德。有明德。則必有至誠。明德。改作明善可矣。

自至誠而明乎善者。上章誠者也。生知安行之事。

自明乎善以誠其身上章誠之者也。學知困知利

行勉行之事。自至誠而明乎善者。生而知之。聖

人之性之者也。故謂之性矣。自明乎善而能誠

者。學而知之。賢人之學也。故謂之教矣。誠則無不

明善矣。明善則可以至於誠矣。

首章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此章

性教二字。喚應首章。而明者。上章明善。善即道也。

於是教之為學。昭然明白。朱子於此章。從鄭氏以

教為賢人之學。是也。於首章解教為禮樂刑政。不致而自敗矣。

右第二十二章

明善與誠身對。明善知也。誠身行也。明辨與篤行對。明辨知也。篤行行也。愚之明與柔之強對。明知也。強行也。知行之判。昭然明白。物茂卿解四之明字。曰。施諸行事。祭然可見。此章性屬諸聖人。教屬諸賢人。鄭玄之說。朱子從之。千古不刊之義也。茂卿以為朱子大謬。其鹵莽踈謬。真可呵笑。而其徒稱為眼光透紙背。奉崇之。或陽排之。而陰用之。百餘年于茲矣。嗚呼。世何無明

眼之人乎。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自誠明者也。誠則明矣。應誠者。天之道也。言生知之聖人也。

說卦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與此同。盡其性者。言盡己之性也。言擴充其所稟于天之性也。本篇德性孟子性善及本心良心是也。不喪本心不放良心者。擴充四端之心是也。是故孟子謂之盡心。盡心盡性其義一也。首章以桃李喻者。略盡之。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鄭玄曰。盡性者。謂順理之使。不失其所也。贊助也。育生也。助。天地之化生。謂聖人受命在王位。致太平。盡人之性者。言聖人之教。使天下之人。擴充其所稟于天之性也。繫辭所謂成性性成德存存良是也舜用中於民本篇而民協于中禹謨皇建其有極。而庶民協于極範及孟子所謂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皆言教天下之民。使盡其善性也。聖人之制。使民富庶衣食足。倉廩充管子使養生喪死無憾孟子是使人盡性之本也。

末世人情澆漓。愉惰為風。華奢為習。四民困窮。唯惡之趣。喪其良心。不可救藥。當此時。以勤儉率下者。猶足挽頽風。回弊俗矣。是亦使人盡性之本也。盡物之性者。言聖人之制。使天下之物。遂其生而極其用也。生之有地。居之有處。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生之有地者。如青州。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雍州。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職方是也。居之有處者。如聖王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蔽也。用水火金木。必時禮是也。取之有時者。如春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長。夏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逸周是也。用之

有節者。如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制王是也。其他如盡牛馬之性。服牛而引重。乘馬而致遠。盡木之性以造舟車。以作梁楹。盡金之性以造錡釜。以作鈹鐸。皆盡物性之事也。

贊如幽贊神明。說益贊于禹。書伊陟贊于巫咸。唐

之贊助也。贊助天地。如周易。后以裁成天地之道。

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泰是也。

贊天地之化育。承應首章。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而

喚起末章。知天地之化育。

參如立則見參於前。論離坐離立。毋往參焉。禮曲之

參三也。禮記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

也。禮又云。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

物。統祭又云。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孔子荀子。

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

物之揔也。民之父母也。無君子。則天地不理。制王又

云。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性又云。并

一而不貳。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效儒又云。天有其

時。地有其材。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論皆與此

同。

右第二十三章

其次致曲。致格物致知。曲能有誠。誠自明誠者也。明則誠

矣。應誠之者。人之道也。言學知之聖人也。自賢者進。非聖人者也。生知之聖。學知之聖。及其至於至誠也。則一矣。是故前章則以唯天下至誠起之。此章則以唯天下至誠結之。以見其同一矣。所謂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是也。
前章誠者也。自誠明者也。得之於性者也。此章則誠之者也。自明誠者也。得之於教者也。論語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又云。我非生而知之者也。知之次也。於知屬學。知於知屬第二等。是故揭其次二字。以示此章為學知之人矣。自此以下。交互言誠者誠之者。此章為言誠之之始。是

故揭其次二字。以示下誠之之為學知之人矣。此二字為誠之諸章之凡例。鄭玄曰。其次。謂自明誠者也。得之

禮記。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禮又云。物曲

有利也。上同。國語。夫禮之立成者為飶。昭明大節而

已。少曲與焉。周語。委曲容與。荀子。子宋子聚人徒。立師

學。成文曲。正論。漢志。論禮云。曲為之防。事為之制。藝

志。皆委曲之義。致曲者。極盡道之委曲也。禮義為

最。與大學格物同。禮器有物曲之字。格物致曲。折

用之。可見格物致曲為一事矣。學問以極盡道之

委曲。則其智明知善。所謂明善也。善明則身誠矣。

所謂明則誠矣者也。大學格物致知以至誠意學庸之旨實無毫黍之差。予以其知其出於一手矣。
誠善止至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新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上文不明乎善不誠乎其身。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誠則大學之止定靜安於至善也。形著明則大學之明明德也。動變化則大學之新民也。孟子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誠實是中庸之誠之也。大學之止於至善也。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中庸之形著明。大學之明明德也。大而化之。民之謂聖。中庸之動變化。大學之新民也。三書之言符合。

如此而明白易知者。朱子於大學則誤解明字。在孟子則誤解化字。曰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夫至誠化民。聖人之所以為聖。而思孟之所傳也。中庸此章是吾道之大義也。朱子猶誤解之。况其小者乎。其學豈足信用之乎。
大學誠於中。形於外。文言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大戴五氣誠於中。發形於外。文王荀子忠誠盛於內。實於外。形於四海。問堯孟子君子所性。誠仁義禮智。根於心。四端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盛於背。施於四體。明形著四體。不言而喻。化動變是皆言誠之形著明。所謂誠之不可揜者也。
大學談

孟子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莊子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易傳剛邪存其誠德博而化。言荀子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荀又云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為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同上是皆言誠之動變化學記之動象化民大學新民皆同義也。

鄭玄曰形謂人見其功也。著形之大者也。明著之顯者也。朱子曰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今按形者見於身也。文言暢於四支孟子施於四體是也。著者著見於

室家鄉黨也。明者光被於國天下也。左傳昭臨四方曰明。昭此是也

荀子形於四海亦用形字。形著明三字不可拘泥也。唯在此章則應作如是解。

鄭玄曰動動人心也。變改惡為善也。變之久則化而性善也。朱子曰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今按動者感而動也。變者化之始。化者變之成。

前章盡性成德之事也。成性也。係成德性也。本篇此章致曲學道之事也。致道也。論格物也。大學

右第二十四章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自誠明者。誠則明矣。

是亦言誠者。天之道也。下章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鬼神者。天地之心也。神天一也。此章言至誠如神。如神者。如天也。以見此章所言為天道矣。委曲用意如此。要之。至誠聖人與天地鬼神同觀。文言可見。鄭玄曰。可以前知者。言天不欺至誠者也。前亦先也。禎祥妖孽著龜之占。雖其時有小人愚主。皆為至誠能知者出也。是一說也。朱子無解。

前知乃老子所謂前識也。前識有或以為至誠聖人於天下萬事能見幾前識如此則道字可字殆

屬不通非矣。

○是汎言天下之事。凡至誠自然之事。不容人為之偽者。自有感應焉。是故可以前知也。將雨則柱礎潤。將晴則燈火花。是至誠之自然。不涉人為。感應影響。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者。此等之謂也。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福不善必先知之。禍故至誠如神。至誠如聖人。先知如神。禎祥吉之先兆。妖孽凶之先兆。內史過曰。昔夏之興也。祝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玉山。其亡也。夷

羊在牧。周之興也。鶯鶯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
王於高。調伯陽父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
亡。山崩川竭。土之微也。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
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上同將
興。必有禎祥。將也。必有妖孽。此類是也。
卜楚立之卜。先知季氏之興。左傳閔辛廖之筮。先
知魏氏之興於晉。同閔元懿氏之卜。周史之筮。先知
陳氏之興於齊。同莊二晉之卜人。先知驪姬之亂。
同僖史蘇之筮。先知惠懷之敗。同僖禍福之
見乎蓍龜。此類是也。
楚屈瑕舉趾高。鬬伯比知其必敗。左傳桓晉厲受

玉情。內史過知其不終。同僖成肅公受服不敬。
劉康公知其不反。同成十郤錡來乞師。不敬。孟獻
子知其上。同郤犇受衛侯饗。傲。甯惠子知其凶。同
年四柯陵之會。晉厲公視遠步高。單襄公知晉將
有亂。調周邾隱公執玉高。其容仰。魯定公受玉。卑。其
容俯。子貢知二君有死。凶焉。左傳定禍福之動乎
四體。此類是也。鄭玄曰。四體。謂龜之四足。蓋取諸
龜策傳矣。非此章之義也。
人行善。必興福。福之將至。必有禎祥。人行不善。必
禍。禍之將至。必有妖孽。故禎祥妖孽者。善不善
之後應。而禍福興亡之前徵也。善不善為始。禍福

興亡為終。在其中間者。禍祥妖孽也。妖祥者。善惡之影子也。故申繻曰。妖由人興也。左傳莊內史叔興曰。吉凶由人。同傳十年言禍福無門。唯人所召也。後之人主。不知務為善政。而喜符瑞。至于宋真宗而極矣。惑之甚者也。禍之將至也。以其人之不善。而必先知之。福之將至也。以其人之善。而必先知之。故曰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是極似易知者。而其實不然。人心有私欲之蔽。而愛憎不公。於其所愛者。則不知其不善。於其所惡者。不知其善。又焉能先知興亡禍福乎。亡國君臣。

不知其將亡也。敗家子弟。不知其將敗也。是千古之通弊也。其唯至誠之聖人乎。無一毫私欲之蔽。而能於人之善惡。無所偏私。故先知其興亡禍福。如龜著之無不是乎也。故曰。至誠如神。

子曰。知幾其神乎。繫辭又曰。神以知來。上凡繫辭中言神。半以先知言。莊子。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應帝是亦以先知言神。此章亦然。

荀子。誠信如神。夸誕逐魂。仕致又曰。誠信生神。荀不禮記。清明在躬。氣志如神。仲尼燕居偽書。至誠感神。禹謨今作誠恐誤。

右第三十五章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客。自明誠者。明則誠矣。是言誠之者。人之道也。下文有誠之之言。以應上章誠之之言。其為人道。明白可見。誠成道導先之仁人義宜之例。誠者中心無偽也。非所以成人。而所以自成己德也。是猶道之非所以導人。而所以自尊己行也。非讀而為如。然其義如此。下道音導。一云道問學之道。由也亦通。照下文則自成之下。省略已字。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物者忠孝仁義之諸行。諸行不出於中心。則皆為虛假。有始無終。其貫終始。純一不已者。其唯誠乎。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事君之禮。事父之儀。雖無所闕。然非出於中心之誠。則皆為虛文假飾。忠不忠。孝不孝。故曰不誠無物。凡百之行。出於中心。始能成德。又有功效。是故君子誠之為貴。之字指物。物即道也。大學原解具焉。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庶物者百行也。人倫者五倫也。孔子曰夫婦別。父子有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三者人倫也。庶物百行也。言人倫得正。則百事從之而正也。孟子曰萬物

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萬物者，百事之謂也。與庶物同。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義之千差萬別，是也。言百事皆備具於我，不可外馳他求也。乃所謂仁義禮智，我固有之也。否則鳥獸草木，豈皆備具於我乎？言鳥獸草木，雖在外之物，然其理則備於我者，誕且妄矣。允百事之行，出於虛偽，則意不安，心不樂，畏人之知之也。出於中心之實，則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意安而心樂。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孟子又曰：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言君子之行，不可以虛假為之，不誠無物之義也。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誠者，中心之無偽也，不自欺其心之謂也。是所以自成己也。雖然，既已內自成己心，則自然外及物。故曰：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物者，百事之行，所以接人之物也。孝以事親，弟以事長，忠以事君，信以交於朋友，皆出於中心之實，而非虛假為之，非所以成物乎？以至誠成己，則仁也；以至誠成物，則知也。仁何以屬諸己乎？孔子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之屬己，可以見矣。且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孔子亦曰：其

心不違仁。內成己心者。非仁而何。
知何以屬諸物乎。孟子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獸鳥
草木急先務也。知之屬物。可以見矣。且也。百事之行。
非知不成。此心不爽。昏亂百度。唯知識之明。所以
酬應萬變。而無差跌也。外成物者。非知而何。
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允天下萬事。出於天性者。皆誠也。如酒客之嗜酒。
茶人之嗜茶。豈有一毫之偽乎。皆天性之所得也。
是誠也。故曰。誠者。性之德也。言天性之所得也。上
文曰。誠者。天之道也。拆用天性之道德。
內言心上。所謂己也。外言躬行。所以接物。上所謂

物也。身行假善。而中心抱惡。外偽正直。而內實邪
曲。是謂不誠。是故心行合同。內外一致。是謂之誠。
內有恭敬之實。而外盡事君之禮。內有愛敬之實。
而外盡事親之儀。是誠也。故曰。誠者。合內外之道
也。或云。己與內同。謂己之心情。喜怒哀樂。視聽
言動之類。是也。物與外同。謂身之所行。禮義之節。
百事之度。是也。喜怒哀樂之發。自然外與節度合。
是誠也。禮義之節。百事之度。自然內與心情合。是
誠也。是合內外之道也。是亦一說。
夫中心無實。虛偽反覆者。事親事君。無一可者。若
夫中實無偽者。可以事親。可以事君。可以交人。可

以治民。處置百事。應接萬變。無不得其宜也。故曰。時措之宜也。言誠之措置百事。而得其宜也。學記云。當其可謂之時。時當其可。事適其宜。其唯誠乎。右等二十六章。鄭玄所解。似癡人說夢。朱子所解。亦似搏風捉影。皆無益實學也。故至誠無息。一自誠明者。誠則明矣。是言誠者天之道也。事出虛假者。反覆不常。出於中心者。純一不已。如酒客嗜酒。欲已不能。聖人於道亦然。故曰至誠無息。故者承上之辭。上文云誠者性之德也。天性之所得。豈有間歇乎。故以故字承之。

易傳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乾是以勉強言。勉強而行之也。此章以至誠言安而行之也。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易傳云。恒。久也。久於其道也。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象。恒。鄭玄曰。徵猶效驗也。此言至誠之德。既著於四方。徵或為徹。下文徵諸庶民。言及民之徵。易所謂天下化成是也。朱子曰。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自徵以下。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

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朱子曰：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

易傳：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坤聖人之德，內焉兼備百行，外而包容兆民。博厚之所以載物也。內而具有百行，外焉覆冒兆民。高明之所以覆物也。內之成就百行，外則化成兆民。悠久之所以成物也。易傳云：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是之謂也。不息之久，微之悠遠，合此二者，故曰悠久。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荀子：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不

易傳：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坤言地德之無疆，合天

德之無疆也。又云：安貞之吉，應地無疆。上言君子

之德，合地之無疆也。然則無疆者，天地之德也。

是言聖人博厚配地，高明配天之高

明。聖人悠久配天地之無疆也。以見至誠聖人之

與天地合德矣。易傳云：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德。言

是之謂也。下文言天地之誠及博厚高明悠久

以見天地之德合於聖人矣。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見表見著見也。朱子曰：猶示也。非矣。章與彰同。言聖人之德，無意表見，而天下彰然，仰見之，無意感入，而天下感動而變化，垂拱無為，而天下化成。見章動變，應上章形著明動變化也。成乃上文成物之成。坤象含弘光大，見彰配地。乾象乾道變化，動變配天。無為之成，乃悠久之成物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言天地之誠也。

祭統：夫祭之為物大矣。其興物備矣。註：為物猶為禮也。興物謂薦百品。二物字不同。與此章同例。為物猶言為事也。生物之物，言萬物也。

一言一字也。可一言而盡也。言誠之一字也。不貳一也。一即誠也。不測言神妙不測也。

古人言一。言不測多屬神。左傳：神聰明正直而壹也。註：一，國語：夫神壹不遠徙遷也。語：楚辭：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呂覽：知精則知神。知神之謂得一。允萬形得。後成。論國語：民之精爽，不攜貳者，明神降之。註：楚是以一言神者也。繫辭：神無方而易。無體。又云：陰陽不測之謂神。孟子：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是以不測言神者也。本篇云：至誠如神。誠之與神有相通者。知道者其知之矣。

聖人之誠化成兆民。天地之誠化成萬物。其理一。

此等之說不免有
強附會使務窮是
之其何言之

也。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地高也明也。天悠也久也。地天

言天地博厚高明悠久以配聖人之德。

下章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地無不覆幬。天凡中

庸言天地之德皆以地為先何乎。是一取周易泰

卦二取殷易坤乾。禮三取夏書地平天成。左傳倍

年四取聖人之德自博厚而成高明是亦不可不

知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

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

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

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是言天地之覆載而應上文聖人之覆載又言山川之生物而承上文生物不測

及其無窮也及其不測也隱然而應費隱章及其

至也朱子言之且隱然而言聖人學德積小以成

高大。易卦鄭玄言之。

朱子又曰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

以辭害意可也。

鄭玄曰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振猶收也卷猶區也

朱子今按卷與拳同。

華嶽與河海對。二山名。以華山為五嶽之一。世人讀之。以為華山。漫然不省。是大失考。周禮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職方爾雅河南曰華。河西曰嶽。嶽山乃禹貢岍山。國語西吳。管子西虞。前漢志吳山。後漢志吳嶽山。郡是也。特言華嶽二山者。以其石山。殊如重然也。寶藏者。言寶玉之可以珍藏者。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是言天之至誠不已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

純亦不已。

是言聖人之至誠不已也。

言天與聖人共至誠不已。以結發端。至誠無息。易傳。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恒禮記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也。樂又云。君子何貴乎天道也。貴其不已。日月東西相從不已。是天道也。哀公是皆言天之不已也。於穆之於。與於乎同。嗟歎辭。穆。幽遠貌。此詩言文王受命。言天命福善禍淫。雖幽遠如不可見。然其實涉萬世不已也。不以世道汙隆有所變更也。
純。絲一色也。故謂純一不雜。君子之行。終始不變。是一其德也。是謂之純。或為或歇。變動不常。是二

三其德也。是謂之馭。易傳：純粹精也。言漢書一色成體，謂之純。白黑雜合，謂之馭。梅福可以見矣。純一則無間歇，是不已也。雖然，此章言天與聖人之不已，而所引之詩於天則明言不已，於聖人則以純言之，純之不已，驟視不易知之，是故加純亦不已一句，使後人易喻也。古人用意委曲詳悉如此。物茂卿曰：上文其義明盡，是古註家言誤入正文，誤矣。

左傳：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襄二年。莊子：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徐無家語：孔子曰：身沒言立，所以為文仲也。顏皆言謚之字義也。一大為天，其

德為健。傳易於純一不已之義。最為確當。文則不然。曰：物一無文。鄭語曰：青與赤，謂之文。考工曰：五色成文而不亂。樂文之與純，相對也。蓋古謚道德之盛者為文。純一不已，德之盛者，是文王之所以謚為文也。如否則不以五彩為文，以純白質素為文。周易所謂素履白賁之義乎。謚法：經緯天地曰文。非純一不已，則不能成經。天緯地之功也。是亦謚文之義乎。維天之命，對文王之德。穆與顯對，而文之與純相對。詩語之巧，如織成也。不顯毛萇曰：不顯顯也。朱子曰：不顯猶言豈不顯。

也是也。方以智讀不為丕。通雅引不顯皇祖。鐘銘和
顯大沈久湫。不顯大神巫咸。不顯大神亞駝。文詛楚
皆與丕顯通。且周書丕顯考文王。康誥嗚呼丕顯哉。
文王謨。孟子君子與此詩符合。其他周頌不顯不承。清
亦與周書丕顯丕承。孟子君子符合。大雅不顯不時。亦
可讀為丕顯丕時。方氏之言似可信用。然其實則
非矣。周頌無競維人。不顯維德。烈是以不對無可
見。讀為丕之為誤矣。毛朱之解確不可易。物茂卿
曰。不顯古之成言。止以顯訓之可矣。不必求解。可
笑之尤者也。王安石曰。文王之德純粹不露。如詩
遵養時晦。是亦好言新奇者。要不如古訓之穩帖。

也。

右第二十七章

大哉聖人之道。

自明誠者。

明則誠矣。

是言誠之者。人之道也。

此道謂禮。下文可見。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大哉

是言道之效也。陰陽和順。而風雨得時。卉木毛羽。

能遂其生。是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也。堯

德格于上下。堯成湯格于皇天。大戊格于上帝。堯

是也。此篇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能盡物之

性。贊天地之化育。鸞飛魚躍。上下察也。皆言此義。

是聖人之道。所以為大也。

大雅。崧高維嶽。駿極于天。堯典。克明俊德。大學作峻。夏小正。俊者大也。駿峻俊同。高大也。釋詁。極至也。國語。齊朝駕。夕極于魯。訓至為是。非窮極之義。莊子。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地天與此同。洋洋水廣大貌。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

朱子曰。優優充足有餘之意。鄭玄曰。言為政在久。政由禮也。

禮儀威儀。乃上文所謂聖人之道是也。其人謂聖賢也。言道待人而行也。本篇云。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繫辭。神而明之。存于其人。又云。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皆是之謂也。

大戴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衛將軍

小戴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禮儀謂經

禮也。威儀謂曲禮也。

禮經說。禮正經三百。動儀三千。孝經疏。經禮三百。威儀三千。後漢陳寵上疏。陳忠傳。晉刑律志。

梁徐勉上表。皆作禮經三百。威儀三千。

聖人之道。乃三百三千也。故以大哉相應。育物極矣。乃道之極效也。朱子以育物極天為道之至大。以三千三百為道之至小。曰包下文兩節。曰總結上兩節。大素文理。而錯會意義。不可不辨。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謂禮儀威儀言道待人而行也
臯陶謨庶績其疑偽傳疑成也朱子曰聚也按凝
有疑結凝定之義為聚為成皆是

是汎言古之聖人也雖然其實似暗言孔子矣
學記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與此同表記至
道以王義道以霸與此不同至德九經談詳之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配德而盡精微學
極高明配德而道中庸學溫故德而知新學敦厚德
以崇禮學

德性者天之所命也人之所稟於天而生仁義之

性也孟子所謂性善是也**尊者**崇奉慎重之意不
敢傷害不敢干夫養以成之擴以充之是也養之
之道其在道問學乎本篇說卦曰盡性繫辭曰成
性孟子曰養性其義一也人有此性而不能為善
者欲之害之也以欲傷性昏迷不復無所奮發無
所樹立非自暴則自棄要皆自賊者也

孟子曰存其心良心養其性性德所以事天也存者
不亡也養者不害也全天之所以與我者是能
敬事天者也能尊性者是亦非敬事天乎

鄭玄曰道猶由也曰風道北來山海經曰玄鶴二八
道南方而來非韓道皆訓由學記其必由學乎道問

學與此同。首章天命之謂性，德性也。脩道之謂教，問學也。朱子解首章之教，以為禮樂刑政至此益足知其紕謬矣。

廣大與博厚同。配地也。言德雖致窮廣大，學道則當盡精微也。

精，精審也。精密也。此微與大對，細密也。又幽妙也。學非盡精密微眇，則不能得道也。繫辭精義入神，是之謂也。

高明配天也。言德雖極致高明，學道則當由中庸也。此中庸以學道言，高妙之論，卓近之說，及詭激激昂，非常之言，皆非中庸也。

溫故屬德行，知新屬學問。故者舊所能之行也，尋繹之不敢去也。子夏曰：月無忘其所能，溫故之謂也。子夏曰：日知其所無，知新之謂也。溫故知新，論語大疏具焉。

子夏稱之曰：可謂好學也已矣。古之好學，謂行所學者也。顏子德行，孔子稱之曰：好學。可見孔子又稱之曰：可以為師矣。戴記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荀子亦曰：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致多聞博覽，豈得為人師乎。乃知故者，舊所學而知，發之於行者也。鄭玄以來，解論語中庸，皆以溫故為學習，可謂陋矣。

篤實守舊者。不喜新聞。好喜新聞者。不守舊行。是亦上下相濟之言也。

敦厚以德言。崇禮以學言。孔子曰。學禮乎。不學禮。無以立。古之學道。以禮為最。九經談詳之。

左傳。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成十年。敦厚與此同。敦篤其厚也。篤脩溫厚也。與溫柔敦厚詩之教也。解經意義自別。

是皆上下相濟以成。溫厚優游者。易忽節文度數。故曰崇禮。末章云。溫而理。是之謂也。

此五句。以見脩德講學之不可偏廢也。蓋孔門之舊法也。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驕者。倨傲陵下也。倍與倍同。怨上背畔也。凡人不遇失意。則易生怨畔之心。唯君子不然。曲禮。富貴知好禮。則不驕。不淫居上。不驕。崇禮之效也。溫厚之人。優游不迫。縱如失意。不遇。亦豈抱怨畔之意乎。為下不倍。敦厚之效也。此二句。承上結句。故以是故二字接之。

鄭玄曰。興謂起在位也。

論語。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于刑戮。又

謂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大戴。國家有道。其言足以生。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桐提。伯華之行也。衛將皆與此同。默而容身。周易坤六四。括囊無咎。無譽之義也。所引詩語。唯以證默容一項。不關其言足興一項。是亦引詩一法。

右第二十八章

子曰。愚而好自用。德之反。賤而好自專。位之反。生乎今之世。周反。古之道。夏殷時之反。如此者。哉及其身者也。
愚而自用。起下文有位無德也。賤而自專。起下文有德無位也。生今反古。起下文杞宋不徵。吾從周。

也。欲說三重。故先引此語而起之。是三重發端。偽書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仲虺之語。荀子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堯左傳。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桓十年。莫敖徇于師。曰。諫者有刑。上同。荀子。愚而自專。必逢災。相成。是皆言自用之害。自用與好問反對。小智自以為足。不納人諫。不用人言。必及哉之人也。世多有之。可以知舜好問之為大智矣。愚字。反對上文明哲。哉及其身。反對上文以保其身。愚而自用。居上而驕也。賤而自專。為下而倍也。是亦承接上文。愚與賤對。言貴而不才者也。賤與愚對。言有才而賤者也。

愚而自用者。言有位而無才。自建法制而不納人諫者也。賤而自專者。言有才而無位。自作法制而不守上令者也。皆必及災之人也。

鄭玄曰。反古之道。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從。是也。今之世。周也。古之道。夏殷之禮也。在今反古。不知時者也。是亦倍時王之制。而及災之人也。荀子曰。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非是之謂也。

漢書文帝詔曰。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便。紀文帝反。復也。與此同。史記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趙世家反叛也。與此不同。物茂卿

以反為叛。以馭朱註。極屬可笑。此語以應夏殷不徵。吾從周。不知古文有照應。豈得解古文乎。朱子曰。已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是也。能知之則哀公問政。孔子之對。止其政息。亦可知也。此下又引子曰。吾說夏禮。彼下亦引子曰。好學近乎知。是一同之例也。朱子何明于此。而暗于彼乎。是知十而不知二五之類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言賤而不可自專也。鄭玄曰。此天下所共行。天子乃能一之也。禮謂人所服行也。度。國家宮室及車輿也。文。書名也。

禮如太宗伯吉凶軍賓嘉之五禮是也。度如舜典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王制考時月定日同制度衣服是也。如車服宮室爵祿之制是度也。或云度丈尺也。即律度量衡之度。照下文車同軌則為丈尺者。蓋得其正矣。

周禮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註或曰古曰名。今日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

又太司徒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師氏六藝五曰六書。皆文字之學也。

左傳夫文止戈為武。宣十文反正為之。宣十於文。皿蟲為蠱。昭元有文在其手曰虞。上有文在其手。

曰友。昭三十一年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隱元年古以字為文。始皇本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又瑯琊臺碑。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是言字之始也。

今天下車同軌。應不書同文。考應不行同倫。議禮言生乎今之世。不可反古之道也。

倫者。如舜典。奪倫。樂記。倫理。荀子。倫類。道論語大倫。孟子。人倫之倫。言條理。子孟條貫。董論語。言中倫亦是。言禮制一定。天下之人。其所行。皆同條共貫也。

雖有其位。天子之位苟無其德。聖人之德不敢作禮樂焉。

言愚而不可自用也。
雖有其德。聖人之德苟無其位。天子之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言賤而不可自專也。
鄭玄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此言極妙。孔子有聖人之德。而無天子之位。故曰。述而不作。無德而作者。愚而自用也。無位而作者。賤而自專也。欲說三重。故反覆言德位時之三者。
樂記。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明。述者之謂明。明聖述作之謂也。是以作述。判聖帝明王耳。物茂卿據。是以聖為作者之稱。果然。孔子可稱為明人矣。不可稱為聖人也。豈不

亦可笑之尤乎。

子曰。吾說夏禮。有杞存焉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不足徵也。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言生乎今之世。不可反古之道也。是知時者也。
論語。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又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由是觀之。宋下亦宜有不足徵也四字。互文而相省。古文之神妙者也。

徵證驗也。唯在論語言無文籍獻才。可以為證據者也。此文則不然。下文雖善無徵。又曰徵諸庶民。言時世既移。民俗大變。故夏殷之禮施諸今日。則民愕異而不信。無治安之驗也。與論語不同。

王天下有三重焉。德位時善尊微其寡過矣乎。

三重乃上文德位時下文善尊微也。愚則德之反也。賤則位之反也。生今反古則時之反也。此章欲說三重故自愚賤今古說起。迂徐曲折反覆丁寧。以至三重。三重之義貫通一章。是明白易知者也。而朱子不知三重於是分為二章。是豈足知中庸乎。

繫辭聖人之大寶曰位。非位則道不可行也。雖孔子之聖不得其位則無其用。位之可貴也如此。祭統祭有三重焉。下承以裸獻升歌舞武三者。此父下承以善尊徵三者。其例同。

三重。鄭玄曰三王之禮。孔穎達司馬光程子建安游酢河東侯師聖兼山郭忠孝皆從之。也非藍田呂大臨曰議禮制度考文是極謬解。朱子誤信之。永嘉薛季宣曰上焉不可使知之者也。下焉日用不知者也。故君子用其中必本於修身。本諸身徵諸庶民。是亦非也臨川王安石曰徵信民從延平周諤曰善於己徵於人人信之善於己尊於

人。人信之。似畧蔡淵曰。有德有位。徵庶民。全得

明高拱中玄始以德位時解之。大糾駁章句之非。四書問是也。世人唯推為高氏之功。而不知其說

之發于朱門矣。蔡淵字伯靜。李通子。仲默。兄。朱子門徒也。

或云。陸德明經典釋文舊本。有訓三重為德位時。今本無之。是非毛大可捏造言之。實恐有此言。予

別有考。

上焉者。雖善德無徵。有德無時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

下焉者。雖善德不尊。有德無位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言自文武周公以上。如夏殷之禮也。禹湯

聖德其所制之禮。豈有不善乎。其善可知也。雖然。用諸今日。則人駭其異。而不敢行。是無治民之驗也。無驗則人益不信服。天下之民。豈能從之乎。

驗如鑿用藥治疾之驗。有驗則人信之。無驗則人不信。

下焉者言自文武周公以下。如孔子之聖也。孔子雖聖。不得其位。其言雖善。人不信用。天下之民。豈能從之乎。是故王天下有三重焉。有位則尊。有德則善。生乎今之世。不及古之道。則其所制作。得時而有徵。三重之義。豈不明白乎。

鄭玄曰。上謂君也。下謂臣也。程叔子曰。上。三王

以上三皇已遠之事。下非三王之道。如諸侯伯者之事。游酢曰。五帝之禮。其事不可考。五霸之功。其道不足稱。侯師聖曰。三代而上。遠而難考。三代而下。雜霸苟且之政。師皆用司馬光曰。上於三王。謂高論之士。下於三王。謂卑論之士。呂大臨曰。上達之事。如性命道德之本。下達之事。如形名度數之末。高要譚惟寅曰。道德政刑。新定顧元常曰。過不及。晏光曰。過乎忠質文。不及乎忠質文。王安石曰。居富貴之地。居貧賤之地。蔡淵曰。上有其位。而無其德。下有其德。而無其位。似而非也諸說皆非。唯朱子之解。略得之。

故君子位之道。本諸身。德徵諸庶民。時君子者。聖人在天子之位也。朱子曰。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得之。唯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龔呂大臨之謬。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言得其時。而有治安之驗也。是言誠者。天之道也。允言誠之者。必有教學脩為之事。而此下不然。朱子以為人道非矣。或云。考諸三王。似學效之言。非矣。堯舜生知。猶有稽古之事。况其他乎。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考諸三王。如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類。是也。
建諸天地。如仲尼上律天時。下襲水土之類。是也。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如孟子所謂聖人復起。必
從吾言矣。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是也。
質者。質正也。質問也。周官大卜。國大遷大師。則貞
龜。貞正也。鬼神無言。著龜以傳鬼神之命。質諸鬼
神者。卜筮以問鬼神也。洪範稽疑。擇建立卜筮人。
汝則有大疑。謀及卜筮。曲禮。卜筮者。所以使民決
嫌疑。定猶豫者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左傳。
卜以決疑。不疑何卜。桓十一年是以無疑言之。則質諸
鬼神之為卜筮也明矣。朱子曰。鬼神者。造化之迹。

也。豈其然乎。

朱子於杞不足徵。曰。夏禮既不可考證。於雖善無
徵。曰。雖善而皆不可考。是以考驗言。於徵諸庶民。
曰。驗其所信從也。是言信從之驗。後解為得。雖然
一字別解。失其義也。且有驗然後信從。本文明白。
雖後所解。實未為得之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
人。也。鄭玄曰。知天。知人。謂知其道也。

孟子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鬼神者。
天地之靈。是故言質諸鬼神。而兼建諸天地。
孟子又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是故言俟百世聖

人而兼考諸三王。聖人知天知人哀公問政章具焉。或云孟子曰聖人倫之至也。荀子亦曰聖也者盡倫者也。解能知人道則俟聖人而無所惑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綱行而世為天下法。目言而世為天下則。目朱子曰動兼書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望者仰望而愛敬之也。孟子士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望字與此同。

周書九人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君陳人情貴耳而賤目故其於賢智之士遠而聞之則生欣慕之心。近而見之則生厭惡之心。是古今之通弊也。唯如此章君子則不然。是其所以卓越乎群賢也。雖然贊之止以不厭。是確實之言。非如後世文人揄揚人譽虛稱溢美之比也。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射數同厭也。是引詩以證不厭之義耳。與引明哲保身之詩同例。或以終譽屬有望。頗覺牽強。如此者指無惡無射。朱子曰指本諸身以下六事。

而言謬矣。

君子不厭者。非溫柔敦厚。則溫良恭儉讓也。蚤有譽。以見天性之所得也。

右第二十九章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承上文考諸三王而不繆。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承上文建諸天地而不悖。

祖者遠祖其道也。述者循而傳之也。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之謂也。憲法也。謂遵其法度。

也。章明也。謂明其義理也。孔子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主禮而言吾從周。是之謂也。

上古之事。無記載之可詳知。而掌書有堯舜典。二帝之道德具焉。故孔子以此為祖師也。且也考之。下繫辭。上古聖人之事。不過於利用厚生。至於堯舜。然後正德之道。始備焉乎。堯典曆法。禹貢地理。契作司徒。敷五教。皋陶作士。明五刑。伯夷典三禮。夔典樂。以教詩樂禮樂刑政。教化之事備焉。若夫皋陶說天叙天秩。天命天討。而天人之蘊始明焉。說行有九德。而性德之名始備焉。是故孔子說仁。乃舜之允元也。說知仁。乃禹之惠哲也。孟子說仁義。乃舜之並生。否威也。子思說中。乃堯舜之執中。也。大學說明德新民。乃堯之明德。變民也。夫子之

頒朝周官太史授民而其大至於禪授舜放伐湯各
以其時天時。天體國經野周方設居方書而其廣至於
昆蟲艸木各遂其生水土。章句則曰：律天時者，法
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
諸說皆非。古之學以禮為最。孔子之所訪求而得
三代之禮也。故自少以知禮聞。孟僖子曰：孔丘年
少好禮。孔子世家又屬說與何忌於夫子而學禮。
焉。左傳昭七年齊犁彌曰：孔丘知禮而無勇。同上定或
曰：孰謂鄰人之子知禮乎？是亦以平生有知禮之
譽也。其平生教門人亦多以禮。禮記諸篇所載可
見也。已。故子貢曰：夫子之言文章可得而聞也。文

章謂禮樂。夫子平生以此教育弟子。豈不昭明乎。
由是觀之。贊美夫子以禮固其宜也。

法天時。因地理。古人論禮之言也。禮記夫禮必本

於天。敬於地。禮又云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

禮又云凡禮之大體。法四時。禮又云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

太叔曰：夫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昭五年雖小有

異同。其大要則一也。

宗廟之祭。春禘夏禘。秋嘗冬烝。宗廟之薦。春非夏

麥。秋黍。冬稻。制王事親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

省。禮曲冬無葛之禮。夏無裘之儀。夜不行朝儀。曉不

為昏禮。禮之法。天時明白如此。禮記又云：天不生

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禮器禮之因水土。明白如此。他如月令。則法天時者也。玉制所說。有因水土者焉。上文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亦主禮而言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地無不覆幬。

天承應上文。博厚載物。博厚配地。高明覆物。高明配天。左傳季札觀樂。見舞韶。削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襄二十九年繫辭。廣大配天地。文言。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

游酢陳祥道曰。博厚配地。高明配天。侯師聖周。謂曰。其廣大也。呂大臨曰。其博厚足以仁天下。其高明足以冒天下。

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錯迭也。

繫辭。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又云。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文言。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樂記。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呂大臨曰。其化循環而無窮。達消息之理也。其用照鑒而不已。達晝夜之道也。

游酢曰。變通照臨。侯師聖曰。其變通也。其不

息也。周謂曰。言其變通。言其能微能顯。陳祥道曰。即前所謂悠久無疆。錢時曰。言其道時中。言其德日新。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承天地之道。持載覆。道並行而不相悖。

時日月之錯行代明。

悖與倍借同。又與戾同。

禮運。並行而不謬。動而不相害也。與此相似。

呂大臨曰。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貴貴尊賢。賞

功罰罪。各當其理。游酢曰。小以成小。大以成大。

動者植者。皆裕如也。或進或止。或速或久。無可無

不可。侯師聖曰。從容中道也。周謂曰。天地之

育。萬物孔子與之並育。而不相害。天地之行其道。

孔子與之並行而不相悖。馬晞孟同。陳祥道

曰。即上所謂不見而章。不為而動。無為而成。此天

地之所以為大。即前所謂為物不貳。則生物不測。

錢時曰。物以異而和。道以異而通。

小德川流。承錯行代明。道並行。大德敦化。承持載覆。物並育。

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孔子之德亦皆如此。

繫辭。天地大德曰生。生育化育之德也。與此同。

呂大臨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小德之所以川

流。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此大德之所以敦

化也。侯師聖同。游酢曰。動以利物者。知也。故

曰小德川流。靜以裕物者。仁也。故曰大德敦化。

周諤曰。小德則出入可也。故川流。大德則不踰閑。故敦化。馬晞孟曰。小德出而成物。則如川之流。大德。體而成己。其妙至於敦化。錢時曰。小德。德之用也。如川之流。其行不窮。大德。德之體也。敦厚而化。人莫能測。

侯師聖曰。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萬物所以並育而不相害也。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所以並行而不相悖也。朱子亦曰。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二家之言。無可間然。朱子亦曰。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

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此言大謬。並育而不相害。則大德之敦化也。並行而不相悖。則小德之川流也。朱子之言。紊文理而誤意義。不可不辨。其徒江陵項安世甫曰。覆載言其大德。錯行代明。言其小德。是以並育為大德。以並行為小德。從遊之人。猶有異義。千歲之下。豈可奉信其誤乎。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又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化育二字。在天地化育萬物也。在孔子化育弟子也。持載覆幬。萬物並育。大德敦化。言夫子教育化育三千七弟子也。孟子所謂成德達材是也。師也過商也。不及。求也退。

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萬物並育而不相害。是之謂也。
錯行代明。道並行。小德川流。言夫子無用剛柔。兼備仁智。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孟子所謂聖之時者。是也。
唐虞之盛。所得之士。二十二人。文武之興。亦僅十人而已。孔子以一匹夫。而其所成材德。過七十人。是其所以遠。賢於堯舜也。故子思以敦化為大德。豈不信乎。上文云。唯天下至誠為能化。德非至誠焉。能如此乎。
子思此言。贊美夫子。似極揄揚之盛。而其實皆確

實之言。無一語之溢美也。
夫子學知之聖。祖述憲章。亦以學言。是誠之者也。人之道也。朱子以為天道者。非矣。

右第三十章

唯天下至聖

誠之者也。人之道也。或云。此章極言聖德之盛矣。何以知其為人道乎。曰。聖人。即至誠。至誠。即聖人。無有二致。雖然。中庸說誠之書。故以誠為極致。次章言至誠。而此章則言至聖。是降一格也。徵一矣。睿者。思而通也。聖者。無所不通也。
尚書通而先識也。周禮洪範曰。思曰睿。睿為聖。次章言聖知。而此

章則言睿知。是亦降一格也。微二矣。次章言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而此章則言如淵如天。是亦降一格也。微三矣。至誠無息章曰。如此者不見而章。而此章則曰。見而民莫不敬。是亦降一格也。微四矣。末章曰。不言而信。而此章則曰。言而民莫不信。是亦降一格也。微五矣。是言學知聖人之極致。使人易知。古人之用意。委曲周密如此。朱子以為天道者。疎漏之過也。是豈謂密察於文理乎。

此章承上章小德川流。知仁勇禮義。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乃上章錯行代明。道並行而不相悖也。此章五德。呂大臨曰。天之高明。地之博厚。乾之

健。坤之順。天地之經緯。非也。游酢曰。聖仁義禮智之德。朱子曰。聰明睿知。生知之質。其下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是取游氏亦非。堀河伊藤維楨以知仁勇禮義配之。極為協當。今從之。

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智

聰者。聽善知耻也。明者。照遠察微也。睿者。通於事理也。知者。悟於事理也。論語九思。視思明。聽思聰。商書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洪偽書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太伍舉曰。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楚論語明遠。呂覽魯明。盡是也。莊子。目徹為明。耳徹為聰。外觀射父曰。其知能上

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昭之其聰能
聽徹之楚語大戴聰以知遠明以察微五帝皆可以
徵矣臨者居上而照臨下也臨事亦同左傳照
臨四方曰明昭二十年臨以明言

寬裕温柔足以有容也仁

寬者德量之弘也裕者氣質之緩也温者色之和

順也柔者性之和順也衛詩寬兮綽兮淇與綽與裕

同孟子綽綽然有餘裕賈誼新書包衆容物謂之

寬反寬為褊優游不迫謂之裕反裕為阨道德延

寬裕今莊子常寬容於物天荀子寬裕而多容致

大戴寬裕以容其民子張毛萇詩傳寬能容衆綽

緩也韓嬰外傳寬而容衆春秋繁露寬制以容衆

戴記温柔敦厚詩之教也經論語温良恭儉亦温

柔也與良相良鑿之良不同賈誼新書安柔不苛

謂之良是也此義後世無知之者論語九思色思

温子温而厲即之也温皆謂和氣愉色可親愛也

容者容衆也論語寬則得衆容以寬言

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勇

發者發揚之發樂記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師尚

父之鷹揚大晏御之意氣揚揚晏子莊子夫以陽

為充孔揚郭象曰言衛君亢陽之性充張於內而

甚揚於外強禦之至也人問發者發揚仇爽也沈

潛洪之反。世又無知之者。強者弱之反。言任重

處艱而不敢撓也。小戴曰強有力。聘大戴曰撓弱

不立。代四可見。剛者柔之反。言處利臨得而不敢

破也。詩曰薇亦柔止。薇亦剛止。未薇又曰柔則茹

之剛則吐之。民孫孔子曰。張也欲焉得剛。可見。

毅者強忍行善也。國語強忍犯義毅也。楚曾子曰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負重任而行遠道

非強忍不能也。

執者擇善而固執之執。謂執持不墜也。守而不移

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禮

周語齊明衷正。楚語齊肅衷正。與此同。夏書夔夔

齊栗。大禹謨與敬忌。康誥寅良同。左傳齊聖廣淵。

文十八年杜預曰齊中也。周書底至齊信。偽傳中

信之道。康王齊固有敬義。又有中義。然在此不可

齊者齊整不紊也。明者明潔不污也。謂威嚴

論語臨之以莊則敬。不莊以泄之則民不敬。莊者

容貌端嚴也。論語望之儼然。又云君子正其衣冠

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是莊也。中不偏也。

正不邪也。皆言一定禮法而不變動也。

爾雅齊中也。又云惟齊州以南。釋列子華胥氏

之國。不知去齊國幾千萬里。注齊國中國也又

云四海之外猶齊州也。又云不知距齊州幾千

萬里又云從中列以東四十萬里

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義

考工記青與赤謂之文樂記五色成文而不亂鄭

語物一無文荀子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禮論

云孰知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上又云淫亂生

而禮義文理以焉惡性韓非理者成物之文也老解又

云允理者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

後可得而道也上又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

白黑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上說卦和順道德

而理於義繫辭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荀子義

理也故行大又云仁者愛人義者循理兵禮記理

者義也恩者仁也四喪制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精

密別之細也察明察辨之審也

以文言義猶以理言禮仲尼是同例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與普同言周遍而無所不及也博言廣博而無

所不包也文言德施普也德博而化乃此義也淵

者深而不可測也泉者有本而不竭也

當其可謂之時記與時措之宜同可剛而剛可柔

而柔上文所謂錯行代明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

川流是之謂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

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見者。見諸政事也。或云。見無言。行而言。見諸言

行也。與先之動言行同例。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

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

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尊者。敬也。義心之發。親者。愛也。仁心之發。先之敬

悅同。此配天言其德所及。廣大如天也。如文言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也。大學原解具焉。

右第三十一章
唯天下至誠。

是言誠者。天之道也。

此章承上章大德敦化。天地之化育。乃上章持載

覆幬。萬物並育。而不相害。是也。

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

育。周易雲雷也。君子以經綸也。大

朱子曰。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

者。比其類而合之也。天下之大經者。乃上章所

謂。治天下之九經也。朱子以為五品之人倫。非矣。

天下之大本者。中也。乃首章所謂中也者。天下之

大本也。是也。立中者。建極建中之謂也。知天地

之化育者。乃上章所謂贊天地之化育也。知猶主

也。九經談詳之。

夫焉有所倚。

或云倚。依賴也。非有所依賴而然也。見天性之所
得。至誠之自然也。或云偏倚也。其所為自然中
正。而無所偏倚也。亦通。鄭玄曰。人人自以被德
尤厚。似偏頗者。朱子曰。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
後能哉。皆非。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鄭玄曰。肫肫。讀如誨爾惓惓之惓。惓惓。懇誠貌也。
肫肫。或為純純。朱子曰。肫肫。懇至貌。鄭朱音淳。今
按音屯。大雅。鋪敦淮瀆。鄭玄曰。敦當作屯。武。肫與

頓敦通。敦。厚也。繫辭。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是其徵
也。又按肫。从肉从屯。屯。聚也。是敦厚貌。

淵淵。幽深貌。浩浩。廣大貌。楊時游酢皆曰。其淵。非
特如淵而已。其天。非特如天而已。此至誠之道也。
朱子從之。是也。

朱子曰。肫肫。其仁。以經綸而言。淵淵。其淵。以立木
而言。浩浩。其天。以知化而言。解得極妙。

仁者。人也。天淵人並舉。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天淵
相應。古文之巧。如織成也。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知之。

天德者。至誠也。至誠。非禮樂之類。豈可以達不達。

言之乎。仲尼燕居。禮樂達不達。言非通達事理之達也。如賜也
之類。是言聖人至誠與天之至誠相通也。猶言合
天德也。上章曰配天。此章曰達天。皆言合天也。
首章以天命之謂性起之。至誠聖人能盡天命之
性者也。故以配天達天終之。其意深矣。非知道者
其孰知之。
繫辭。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非天下之至
變。其孰能與於此。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又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與於此哉。古之聰
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語勢語意。全與之同。(知)
者。預知也。(之)字指上文三事。言經綸天下之大經。

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非聰明聖知與天
合德者。不能預知也。言不能為也。以見為上文三
事者。乃聰明聖知與天合德者也。
鄭玄曰。言唯聖人乃能知聖人也。粗率淺陋。可笑
之尤也。而朱子誤信而取之。似不知中庸者矣。似
不讀繫辭者矣。其解之多。紕謬。可推而知也。已。
此篇言至誠聖人之德。至此而極矣。又無以加焉。
故下文更言下學而上達之事。以終此篇矣。
呂大臨曰。大經。天理也。所謂庸也。大本。天心也。所
謂中也。育。天用也。所謂化也。游酢曰。天下之大
經。五品之民彝也。朱子大本者。建中于民也。

楊時曰。大經。天理也。大本。中也。化育。和也。侯仲良曰。大經。常也。大本。中也。朱子曰。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馬晞孟曰。大本。性之始。所謂中德也。大經者。性之成。所謂庸德也。陳祥道曰。大經。所謂庸也。大本。所謂中也。化育。所謂和也。晏光曰。大經者。理之常。大本者。性之中。化育者。命之正。錢時曰。大經。若九經。大本。若脩身以道也。諸說異同如此。各有其義。雖然。此章三事。本篇皆自有明文之可據。豈為異義乎。故今以中庸解中庸。明白易知。是作者之原意也。

右第三十二章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

前諸章言聖人之德。極贊美之盛矣。此章再言君子行己之度。始自慎獨。而終至至誠之妙。又一篇之中庸也。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褻衣。儀禮作景。說文作綦。曰。泉屬也。玉藻。禪為絀。禪衣也。沈括曰。絀。麻織布為之。按苧麻。蓋苧麻之類。嚴粲曰。聚以穀為之。未知孰是。尚者。加諸上也。鄭玄曰。言君子深遠難知。小人淺近易知。錦衣之美。而君子以絀表之。為其文章露見似小人也。言君子務自降挹。退托不欲表見。其材德乃所謂聰明睿知守之以愚。首子皆坐。韓詩家語。所謂以能問於不

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及堯之允恭克讓。夫子之溫良恭儉讓。皆是也。

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主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

客

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效。的然猶灼然也。小人反是。務自表其才。暴其德。所謂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之類也。雖一旦灼然可見。然無實以繼之。則其如可見者。終亦必消凶而止。允無實於內。而假於外者。皆如此。君子之所以貴誠也。孟子曰。苟為無木。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耻之。小人的

然而日土。此般景象。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

舜典四德。皋陶謨九德之例。上下相濟之辭。

皆衣錦尚絅之象也。外似淡泊而內包五彩。故人

不厭惡之也。外似簡易而內包文章。外似溫潤而

內包條理。君子之行。淡泊如無味。而人不敢厭之。

也。易簡如不事事。而不失節文也。溫潤含蓄。如不

判是非。而不失理義也。

表記。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

小人甘以壞。交淺而言深者。罪也。君子不盡人之

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禮曲是淡以成也。是淡之

一第也。

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遠之近。應第十五章。微之顯。應第十六章。
知遠之近。乃知治國平天下之始。于齊家也。知風
之自。乃知風化天下之所本自也。齊家而肅。正。閨
門。是風化天下之本也。關雎。風之始也。所以風天
下。而正夫婦也。詩。舜之刑于二女。典。堯王之刑于
寡妻。雅。可以見矣。天下之治亂。國之存亡。多在于
閨門之肅與不肅而已矣。而又推其本。則在己身
之脩與不脩而已矣。孟子曰。身不行道。則不行於
妻子。是也。知微之顯。乃知莫顯乎微。而慎其獨也。

是入德之門也。知遠之近。知風之自。乃大學齊
家治國平天下之義也。知微之顯。乃大學誠意正
心脩身之義也。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
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此以下引詩。承上而起下。然承上之義最切矣。故
鄭本以君子及故君子。是故君子為節首。而引詩。
承之。義理最明白。故近時諸家。皆從之。雖然。此章
首引詩。以故君子之道。承之。後皆宜從此例。中間
變其例。理之所不穩也。意之所不安也。今從朱本。
是引詩。證上文微之顯。乃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

言人之為不善。潛藏而隱伏。自以為人無知者。不知其昭然著明於天下也。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誠於內。形於外。誠之不可揜也。若此夫。是故君子不可不慎其獨也。能慎其獨。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也。論語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鄭玄曰。疚。病也。君子自省。身無愆病。雖不遇世。亦無損害於己志。朱子曰。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或云。志與心不同。君子志于道。其所志。無一毫之惡。是無惡於志也。亦通。是言慎獨之效也。朱子以為慎獨之事。非也。鄭玄曰。言君子雖隱居。不失其君子之容德也。

夫致慎於稠人廣坐。明顯之處。小人亦能之。唯於閑居獨處。幽隱之地。他人之所不見聞。而戒慎之。恐懼之。是君子之所以不可企及也。至此。如人之一字。首章不睹不聞之義。昭然明白。朱子之誤解。亦不可得而掩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鄭玄曰。相。視也。室。西北隅。謂之屋漏。視女在室。獨居者。猶不愧于屋漏。屋漏。非有人也。况有人乎。是引詩。證上文戒慎於人所不見。屋漏。室中幽隱之處。人不居之。而唯鬼神在焉。不愧于屋漏者。

不愧于鬼神也。孟子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是之謂也。動與言對行也。與動變化之動不同。故君子以下言戒慎恐懼之效。君子致慎於人之所不見，而無愧于鬼神。故雖未言動，人皆敬信之。繫辭：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樂記：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同。祭義表記：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荀子：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夫此頌命，以慎其獨者也。苟不皆與此同。

是言戒懼之效也。朱子以為戒懼之事，且以敬信屬之。謬之甚者也。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烈祖詩作醜假。那詩作奏假。毛萇鄭玄解二詩，其義各異。鄭玄解中庸亦與解二詩不同。朱子亦然。解詩云：假與格同。言奏樂以格于祖考也。解此文云：奏進也。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按周易萃渙，王假于廟，假與格同。感格神明也。奏假之假亦與此同。奏樂而感格神明，進而感格神明，二義皆通。

宗廟之禮。嚴且肅。人皆致誠敬之心。寂然清靜。雖無告戒之者。然自無爭辯之人也。是引詩無言而無爭。以證上文不言而信。又言君子行己之度。本篇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周易觀盥而不薦。有孚顛若。下觀而化也。君子平居誠敬恭默。如宗廟奏假之時。則不待辭說命令。而天下之民。觀感而化。豈有爭奪之擾擾乎。是故君子以下言誠敬之效也。徵之於樂記祭義。表記荀子。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皆一樣之語也。朱子於敬信。為為己之功夫。於威勸。言遂及其效。其為謬誤。不待明者而明矣。

此章引詩。皆君子行己之事也。以故君子是故君子承之。皆言其效也。是不可不知也。勸勸善也。威。畏也。鈇。斫刀也。鉞。斧也。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百辟。百君。言諸侯也。刑。儀刑之也。德者。言至誠之德也。上文云。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至誠無息也。武王稱文王曰。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引其德之光顯如此。是言豈不光明於天下乎。惟聖人至誠之德。天下諸侯。皆儀式刑之。朱子於先之不顯。用毛鄭之義。至此忽言幽深玄遠之意。是

信王安石之異義也。朱子平生尊信安石。張栻曾規之。南軒文集夫安石經義非無一二可取。然此等之說頗屬怪妄。豈足信用之乎。

前節引詩。奏假無言四字。是君子之事。時靡有爭。是其效也。此節引詩。亦不顯惟德四字。是君子之事。百辟其刑之。是其效也。是亦不可不知也。是引詩言天子至誠之德。昭明天下。而諸侯法之。故天下兆民。不賞而勸。不怒而威。以承上文也。是故君子以下。言惟德之效也。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篤恭者。恭己正南面也。天下平者。無為而治也。篤恭言

無為之形容也。非言工夫也。其工夫則在惟德二字。篤恭而天下平。與垂拱而天下治。此偽書語勢語意全同。朱子不察文理。以此為君子行己之方。曰。篤敬言不顯其敬也。可笑之甚。且篤敬不顯其敬。則論語篤信。不顯其信乎。本篇篤行。不顯其行乎。是亦可笑之甚。

篤恭承不顯惟德。天下平。承百辟其刑之。與上文以闇然而日章。承衣錦尚絅。一同例也。皆言上文引詩之效也。不顯惟德。毛鄭以來。解為豈不明乎惟德。言顯明之德。下文引詩云。予懷明德。顯德明德。相喚相應。

如合符信。朱子以為幽深玄遠之德。其誤昭然。以
一時意見之私。改易千古之訓誥。且毫無所證驗。
是豈足信用乎。

予為朱子舉其證左。大雅不顯亦臨。齊思無曰不
顯。抑皆言不明也。雖然。君子之德。貴顯明。無以
幽玄言德者。是經典之常也。玄德出於老子。是
老子之學也。舜典玄德。係于南齊姚方興賡造。
不足為徵也。如言幽深。猶之可矣。至曰玄且不
顯。非予之所敢知也。

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化民
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至矣。

以與也。輶。輕也。載。事也。

大雅。懷德。維寧。論語。君子。懷德。毛萇曰。懷。歸也。又
曰。懷。和也。孔安國曰。懷。安也。皆非。是詩有女。懷春
之懷。言思而不措也。懷德。言念念不忘。心常在于
此也。思得性德也。思成德性也。

是承上文。篤恭而天下平。言至誠化民之妙也。聲
者。言語命令也。色者。顏色容貌也。君子之所貴也。

論語。君子所貴也。是也。雖然。欲得至誠之德。則專力於內。
而言語容貌。所不屑也。故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
色。孔子解此詩曰。聲色之於化民。末也。言聖人
之化民。以至誠為本。威儀辭令。抑其末也。孟子亦

曰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言至誠之不可以
聲色假為也。然則至誠化民之妙以何比之。詩曰
德輶如毛。唯是可以比。至誠之微眇矣。雖然。毛猶
有絲髮之可比。倫者而德固無形。則無物之可倫
比者也。故曰毛猶有倫。言不可比也。然則至誠化
民之妙以何比之。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言天
之為物無聲色臭味之可言。而萬物莫不被其化
也。德之為物亦無聲色臭味之可言。而萬民莫不
被其化也。形容至誠化民之妙。篤恭而天下平。唯
是為切當至矣。盡矣。無以尚焉。故曰至矣。
明德承上文顯德言至誠之德。顯明于天下也。本

篇云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明則動動則變。變
則化。化此此文上言明德下言化民。乃本篇之形著
明也。動變化也。乃大學之明德新民也。以中庸解
中庸。昭然明白。無可疑者。引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亦唯形容至誠化民之妙。篤恭無為而天下平。別
無有幽深玄遠之意也。朱子於不顯之德為幽深
玄遠之意。以篤恭為不顯其敬。曰形容不顯之妙。
曰形容不顯篤恭之妙。本文曰顯德曰明德。而朱
子則曰幽深不顯。曰玄遠不顯。是為同乎。為異乎。
為得乎。為失乎。非秦廷姦臣指鹿為馬。則世俗所
謂以鷺為鴉者也。嗚呼其辨同異得失。豈待有識

具眼者乎。

鄭玄曰。載讀曰栽。謂生物也。非上天之造生萬物也。人無聞其聲音。亦無知其臭氣者。化民之德。清明如神。淵淵浩浩。然後善。其言雖淺。又畧得之。

朱子解首章。解末章。皆出於學流之偏。而非天下之公議。故言多謬誤。其他則得失相半。得者無可間然。失者不可不辨。雖然。通論古今學術。漢魏所得。十得三四。宋人所得。十得六七。其於中庸亦然。聖經之學。至宋大明。宋儒之有功於吾道。豈小補之謂乎。

○論語開卷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知命之

君子也。卷末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始末相應。是世人之所知也。發端曰。人不知。結末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起結以人。而仁者人也。中間言仁為居多焉。其多辨君子小人。亦以此。歟。中庸開卷曰。天命之謂性。至於卷末曰。配天。曰達天。曰上天之載。起結以天。而誠者。天德也。後半篇皆言誠。而言天。亦居多。論語仁經。以人起結。中庸誠經。以天起結。是豈過然乎哉。

右第三十三章 中庸之書始言戒懼慎獨。是欲誠之方也。終贊至誠之妙矣。此章亦始言慎獨戒懼之義。終贊至誠化民之妙矣。蓋約言

一篇之大要也。吾故稱此章以為一篇小中庸。豈不亦信乎。

至誠之德。顯明于家國天下。則民皆感動變化。明德之與化民。其事二而實則一也。吾故於大學原解曰。德明于家。則家齊。明于國。則國治。明于天下。則天下平。故大學以明明德於天下。代平天下三字。是可以見矣。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孔子釋之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孔子以化民。解明德。堯之克明俊德。而黎民於變時雍。是乃光被四表也。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也。非民之感動變化。則不足言德之顯明。

也。德之顯明。則於民之變化。可以徵矣。是故明德之與化民。其事二而實則一也。明德之明顯于家國天下。是子思子之原意也。是孔子之言也。是堯舜之道也。朱子以斷欲明心。解明德之明。不特背子思之原意。而背孔子之言也。不特背孔子之言。而背堯舜之道也。其罪豈小乎哉。

論語一書。以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終之。而中庸首章承接之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論語。知命之命。謂窮達之分也。與中庸性命之命。不同。雖熱。韓嬰董仲舒皆以知仁義順善之性。解之。詳于大學原。中庸一篇。以明德化民。終之。而解。顧命之條。

大學首章承接之曰。在明明德。在新民。大學一篇。以義利之辨終之。而孟子首章承接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四書之言。次第相承。如舳舻相接。如珠璣相貫。可不謂妙乎。而世無知之者。嗚呼。天下何無明眼之人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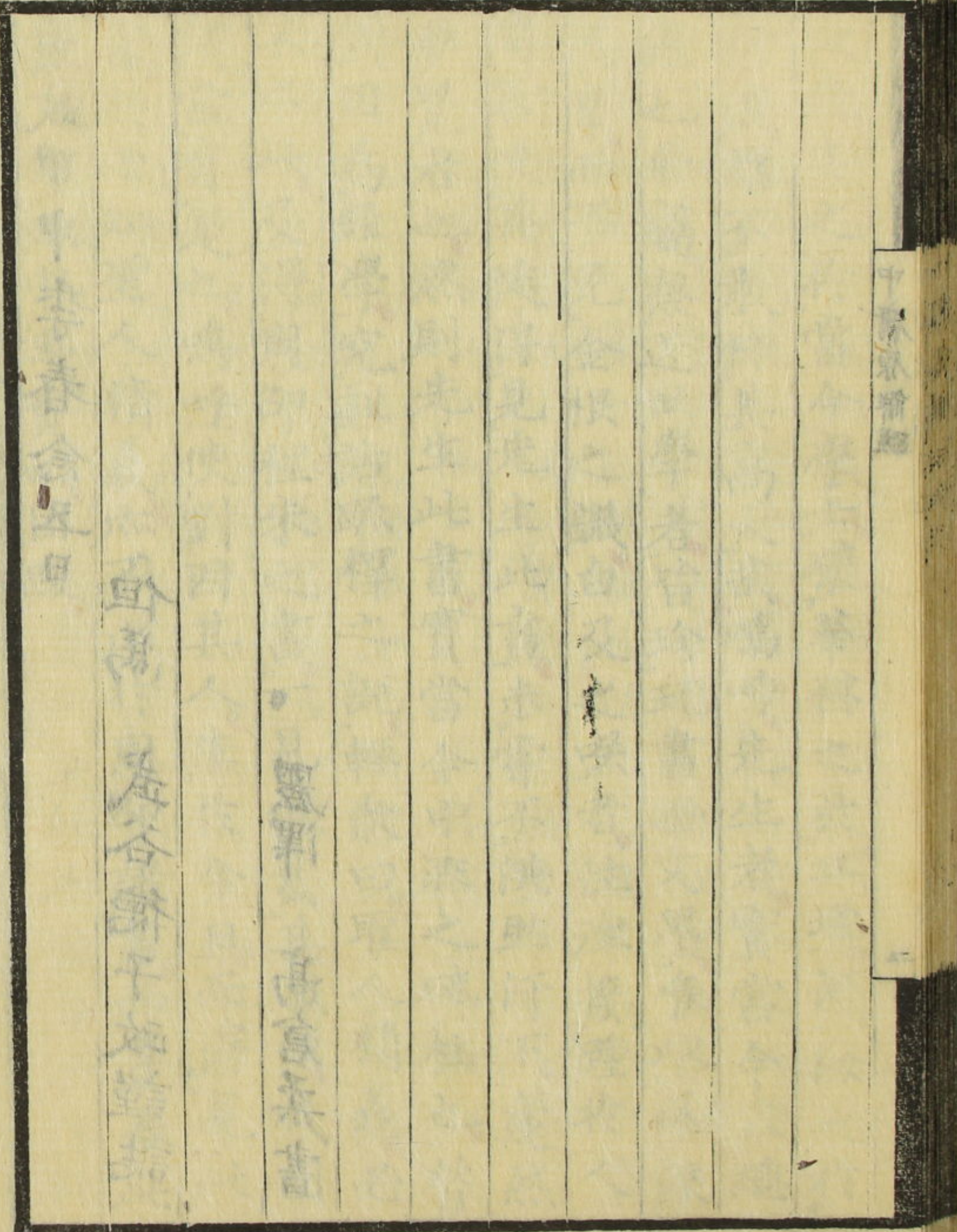
夫華嶽之山。必興雲雨。產寶玉。生林木禽獸。而朽株糞壤。亦雜其間。故得以成其高也。河海之水。吞吐日月。蓄藏魚龍。變現蛟蜃。而污泥濁瀆。來而不辭。受之而無所不容。故得以成其大也。古所謂大家鉅儒者。皆燮也。若夫淺見窳聞。取之而無餘。汲之而有竭者。不過為孤峯絕澗而已。焉得昌成其高大哉。錦城先生自幼嗜學。杜門却掃。常徹夜苦思。至今五十餘年。筆墨硯案。未嘗一日相離也。故先生雖專用力經學。而自諸子百家。苟及醫方卜筮浮圖外國之書。皆莫不詳悉也。如靈若虛之辨鼯鼠。劉公是之識六駭。自先生觀之。實蠢測莛撞之類耳。何得以肩隨先生乎。

故先生之於當今學士猶華鬻之於五埳河海之於
行潦誰不敢仰其高大哉嗚呼先生者實當今五總
龜也余竊察近世學者皆珍玩書畫文墨唯以風流
為事而不免金根之譏白及之嘆者往往接踵於人
間若使其徒得見先生此書未嘗不泚然汗下蓬然
夢覺者也然則先生此書實當今中流之砥柱也管
劉曰為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歎曰聖人精義必
不止此及得周邵程朱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
謂當有是也嗚呼使劉因其人生於今日而得見此
書則必知聖人精義亦不止於周邵諸書而尊奉此
書以為枕中鴻寶也曰跋

文政甲申季春念五日

但馬 武谷德子政謹誌

麗澤 高倉柔書



玉巖堂製本書目

江戸横山町三丁目

和泉屋金右衛門

資治通鑑正編

宋司馬溫公編集 勢州有造館藏板

全百冊

- 第一帙 自序表目錄 自漢紀二十一 至漢紀五十
- 第二帙 自漢紀五十一 至漢紀一百
- 第三帙 自晉紀一 至晉紀十
- 第四帙 自晉紀十一 至晉紀四十
- 第五帙 自宋紀一 至宋紀四
- 第六帙 自梁紀一 至梁紀五
- 第七帙 自隋紀一 至隋紀三
- 第八帙 自唐紀一 至唐紀二十四
- 第九帙 自唐紀二十五 至唐紀五十四
- 第十帙 自後梁紀一 至後周紀五

國史纂論

太華山縣先生著 長門明倫館藏板

全十冊

此書、神武天皇、范太史唐鑑、體二儀、皇朝上、神武天皇ヨリ、慶長ノ初ニ至ルマデノ治亂盛衰ノ理人物政事ノ迹ヲ載セ、條トニ古今諸國ノ論ヲ纂メ、開自己ノ見ル所ヲ附シ、議論精確、史ヲ讀ム者ノ心日ヲ開發シ、古今未嘗有ノ善著述ナリ、故ニ皇朝ニ生レ、史學ニ志アルモノハ必ズ此書ヲ熟讀セズニハアルベカラズ

嚴氏詩緝

宋嚴粲輯 姪路仁壽館藏板

全七冊

此書ハ呂東萊ノ詩記ヲ以テ主トシ、諸說ヲ雜采シテ之ヲ發明セリ、曰、説ノ安カラザル者ハ、断スルニ已ガ立テ、以テ深ク詩人ノ本意ヲ得タリ、音訓名物等ニ至テハ、考證尤精核トス、詩ヲ讀モノ、此書ニ據ルニハ、其益ヲ發スルコト能ハス

民政要編

太華山縣先生著 長門明倫館藏板

全三冊

此書ハ周禮司徒ノ官、鄉遂ノ官、考計ノ官、民政ニ切要ナル諸職本文ヲ擧テ、是ヲ和辭シ、聖人ノ治メ給ヘル精意、且其法制周密ニシテ、備ラザル一ナキヲ知ラシム

荀子箋釋

朝川善庵先生校閱 平戸維新館藏板

全八冊

品字箋

近刻

合刻四書 孝經學記 片山兼山先生點
大學中庸 全一冊

孟子正文 片山兼山先生點
全三冊

周易正文 同上
全二冊

禮記正文 同上
全五冊

周禮正文 同上
全三冊

大學原本釋義 善庵朝川先生著
全一冊

趙註孟子 全四冊
後漢ノ趙岐臺明ノ解スル處宋ノ程朱以前ニシテ別ニ見處アリ新法ヲ讀ム人マツコトヲ披覽セザルヘカラス

左傳凡例考 越子敬著
全一冊

大學原解 錦城太田先生著
全三冊

中庸原解 同上
全三冊

三經談 晴軒太田先生著
全一冊

客杭日記 元郭昇著
全一冊

論語考二編 宇上新先生著
全三冊

論語一貫 片山兼山先生著
全五冊

仁說三書 錦城太田先生著
全二冊

晚唐十家絕句 館柳濤先生著
全二冊

疑問錄 太田錦城先生著
全二冊

鳳鳴集 太田錦城先生著
全三冊

鳳鳴集 太田錦城先生著
全三冊

薛能 皮日休 陸龜蒙 吳融 韋莊
右十家ノ七言絶句ヲ集ム

先哲叢談

念齋原先生著

全四冊

此書ハ文祿慶長ノ際ヨリ享保元文ノ頃ニ至ルマデ名聲籍甚ノ碩儒聞人ノ列傳ニシテ其姓名字號俗稱生誕没故年月日迄洵サズシルシ神史割記及ビ口碑ニ存スル言行ノ奇談ヲ悉ク採撰シテ古人ニ面接シテ往事ヲ見ルガ如クナラシム其言行篤實アリ博覽アリ批麟アリ矯倣アリ執拗アリ介僻アリ可貴可感可喜可驚可哀可笑ノ佳話甚多シ故ニ着官大ニトル時ハ脩身齊家ノ模範トナスベク小クトル時ハ温故知新ノ談柄トナシテ固陋寡聞ノ謗ヲ免ルル術此書ニヨラズシテ又何カアラム研尋ノ君子一度巻ヲ開カバ終日手ヲ離ツ事ヲ得ザルホノオモシロキ書ナリ

藝林摘葉

井良紀子綱著

全一冊

音義ノ訛外ヲ訂正シテ初學讀書ノ資トス簡便有用ノ書ナリ

蘇老泉文集

活字版

全四冊

甌北詩選

清趙翼先生著
大窪詩佛西先生閱
岡部菊屋

全二冊

簷曝雜記

同上
天民善庵菊屋三先生校

全三冊

甌北詩話

同上
天民山雨先生校

全四冊

趙翼先生學問掩博近清諸家ノ巨擘ナリ其書唐宗元明清朝マデノ諸名家ノ詩ヲ評論及ヒ其履歷顛末ヲ考究シテ精詳談博トス從前ノ詩話ト同日ニ論ズベカラザルナリ

四王合傳

清無名氏
它山堤先生校閱

全二冊

武功紀盛

清趙翼先生著
它山堤先生校

合刻

煙草錄

清顧鐵卿著

全一冊

詩學韻海

大典禪師著

全二冊

世ニ初學作詩ノ為ニ設ルノ書多シトイヘ但韻字ヲ用テノ例ヲ悉ク論シタルモノナシコノ書ハ韻字ノ下ニ鮮ヲナシ又唐ノ元稹白居易等ノ大家ノ集ヨリ長韻ノ詩ヲ格出シ古人ノ隻句ヲモ載セタルハ是ニ據テ其用例ヲ搜索セバ益アルト鮮ナカラズ

梧窓漫筆

錦成太田先生著

全二冊

先生平日隨筆割記ノ書也古今治乱ノ本原ヲ推シ風俗汚隆ノ條ルヲ論シ博ク經傳子史ヲ引テコレヲ証シ又學術ノ雅正ヲ辨シ天人ノ秘蘊ヲ漏ス實ニ天下有用ノ珍編ナリ

同後編

同上

全二冊

前編ニ漏レタル妙論ヲ載セ又經學詩文ノ源流ヲ辨別シテ其精確ヲ極ム前編ト同ク双壁ノ書ナリ

童子通

山本蕉逸先生著

全一冊

此書訓點讀方ノ直ニシテ覺工易キ方ヲ示シ且言葉ノ端ニテ人ノ朝ヲ受ザル心得ヲホカ初學ノ用心盡シ漏スナシ

駱駝考

它山先生著

全一冊

歸正漫錄

安井真祐先生著

全一冊

宋明名儒數輩ノ佛老ノ害ヲ論ゼシヲ諸書ヨリ涉獵シテ記出ス異端ノ邪路ニ迷フ者ヲ正シキ儒道ニ歸リ入ラシム

同三編

同上

全二冊

向者刊行スル前後編四冊盛ニ世ニ行ハレ刷板裝本日ニ給服無ニ至ル今此三編前後編ニ漏タル奇事瑰說ヲ緝合シ仍其外ニ舊聞ヲ溫燦シ古人未發ノ新得ヲ揭示シ家塾ノ誦讀ニ勿論旁ヲ博聞ノ資ケテ文學習ノ秘訣ヲ揭テ都合六冊ヲ以テ全函ノ鴻寶トス

龍背發秘

太田錦城先生著

全二冊

春雪解話

荒井堯民先生著

全二冊

此書ハ家相ノ蘊奧ヲ著ハシテ衆人ノ為ニ福利ヲ導ク妙訣ナリ古ヨリ此類ノ書數種アリテ生尅暇事ヲ載ルト雖モ元此事ハ易理ニ出テ聖人ノ人ニ教テ害ヲ避ケ利ニ就キムヲ違テ吉ニ趨ク一端ナルヲ言ハズ今此編ハ專ラ漢土ニ云家相ノ周易ニ原ツキ黃帝ノ宅經梁簡文ノ竈經ナドノ秘ヲ探リタレバ古ヨリ傳ル家相ノ諸書ト互ニ發明スル処アリテ家相ノ理ヲ窮ムル必讀ノ書ナリ

龍背師傳圖說

太田錦城先生直傳堯民先生著 全三冊

此書ハ家造ノ形相地面ノ張欠等ヲ画圖ニ顯シ圖毎ニ口傳ヲ述テ住人ノ盛衰完ヨリ妻子眷屬ノ幸不幸親子ノ間ニ故障アル片輪ナル子孫出生スル下人等ニ不忠ナル者はアル一家ニ崇ルカ劍ヲ所持ナス一又火難水難病難色難盜難等ニ至マテ眼前ニ知得ルノ妙訣ナリ一覽シテ其虛ナラザルヲ知玉フベシ

思貽三管城二譜

廣澤先生著 全一冊

此書ハ廣澤先生嘗テ和華ノ製用ニ當ラズ唐華ノ善ニ及ハザルヲ憾ミ專ラ唐式ニ據リテ手ツカラ細筆巨筆ヲ製造シ自ラ試ル久クシテ其說ヲ數ク録シ又各圖式ヲ作リテ遂ニ此一書ヲ著セリ洵ニ藝林ノ闡典ヲ補フ書ト云ベシ

胸中山

全一冊

龜田鵬齋先生ノ画譜ナリ大儒ノ戲墨ニ神出鬼沒變幻ノ奇ヲキハム

緇林年芳

近刻

全三冊

此書ハ世尊ノ降誕涅槃ヲハシテ和漢佛寺ノ始佛像ノ傳來或ハ經卷ノ翻譯佛去ノ奇異或ハ石勒ノ佛圖澄ヲ信ニ達摩ノ梁武帝ニ見或ハ百濟ノ曇慧 我朝へ來リ空海ノ唐ニ來ル等ノ西域ニ在リ日蓮ノ一宗ヲ弘ル等ノ實百餘年後漢ノ明帝ニ起リ我天保年間マデ支ヲ傳シ紀元ヲ揭ゲ和漢ノ書數十部ヲ以テ其下ニ抄録シ悉ク小傳ヲ記載シタレバ和漢印度高僧ノ年數ヲ探リ履歷頗ホテ索ルニ甚便利ノ書ナリ

譯解笑林廣記

遊戯主人纂輯 全二冊

コレハ漢土ノオトシハナシニシテ面白キコトカギリナキ書ナリ俗語ハカリニテ讀ムガタキニ今和解註釋ヲ加ヘ誰ニテモヨメ安クナセリ且俗語小説ヲヨミ習ハントスルニハ漢土ノ人情ヲ知ラザレバ解スルヲ能ハズ此書ニハイカナルモ悉ク漏サスアル故ニヨク人情俗態ニ達スルニ妙ナリ故ニ俗語ヲヨム人ノ捷徑ニシテ闕ベカラザル書ナリ

梧坡教諭

錦城先生附言 堯民先生著

全二冊

世教勸戒ノ意ヲ主トシテ旁ラ故事古書ヲ引テ證明シタレバ梧窓漫筆ニ類シテ又別ニ捷徑ヲ開キタル珍書ナリ

談鋒次貞銳

堯民荒井先生著

全二冊

此書ハ平日錦城先生ニ聞ク及ビ後世隨筆中論スル処ヲ劄記シテ學者博識ノ資トス又小説ノ奇事奇談等載タレバ大ニ看ルルヲ悦ハシム

遊仙屈抄

唐張文成作 學士伊時點

全五冊

本邦ニテ中華ノ小説ヲ譯解スルハ此書ノ以テ始祖トス嵯峨天皇ノ時學士伊時ナルモノ神仙ノ訣ヲ得テコレヲ解ストイハリ小説家必讀ノ書ナリ

近代著述目錄 横本

全五冊

同後編 玉巖堂主人輯 同近刺

全五冊

慶長年間ヨリ天保ノ今ニ至ルマデ其道ニ名アル人ノ著述ヲ收載シ通編イロハ四十七音ヘ其姓氏ヲ排列セリイ部ハ伊藤仁齋伊勢貞丈ト表シ其下ニ書目ヲ擧タリ近世目錄ノ書類ル多シトイハレ皆枚行セル者ノミヲ載テ諸家ノ深秘寫本ヲ以テ世ニ孤行セル者ヲ記スルコトナシ此書ハ珍卷奇冊人ノ聞見ニ及バザル者ヲモ探索シテ遺スナシ只書目ヲ知ノミナラズ諸家ノ姓名字號俗稱雅貫等ヲモ詳ニ附シタレ其小傳ノ用ニ充ルニ足リ雲顧ノ君子一本ヲ架上ニ貯ニ過讀シ玉ハ更ニ博識ノ一助トナルベシ

掌中書名便覽

高井蘭堂著 全一冊

上ハ六經ヨリ下ハ稗史ニ至ルマデ其目ヲ掲ゲ一見シテ益アルヲ夥シ

唐土歷代著述目錄 玉巖堂主人著 横本近刺 全廿冊

此書ハ初メニ御製ノ書目ヲ擧ゲ次ニ歷代名家ノ著述聖賢ノ經傳ヨリ諸子百家ノ書漢義小説ノ類ニ至ルマデ悉ク收録シイロハ四十七音ヘ其姓氏ヲ配入シ前後新舊ノ次序ヲ分チ其下ニ書目ヲ擧ゲ索引ニ便ナラシム讀書家一本ヲ貯ヘ披閱シ玉ハ多クノ利益ヲ得ベシ

朱子家訓經典餘師

齊田先生著 全一冊

此書南宗ノ名儒朱子平生子弟ヲ導キ教ラシ家訓ニメ入倫道ヲ明ニシ五常ノ理ヲ述ラシニ己身ヲ脩家ヲ齊ル最ノ書ナリ故ニ今國字ヲ以テ審ニ和辭シタルナリ

朱子年譜略

高宮由章著 全一紙

朱子訓子狀

高宮由章著 全一冊

西銘 附東銘

全一冊

産科發蒙

片倉元周先生著

全四冊

此書ハ妊娠中ノ諸症臨産ノ經驗治方ヲ悉ク擧ゲ且産論翼ノ備ハラザルヲ補ヒ萬古以來醫書ニコレナキ所ヲ發明シ又阿蘭陀難産ノ圖二十七ヲ翻譯シテ審ニ示シ且家秘ノ妙方ヲアラハシタル其治療ニ益アルヲ擧テ數フベカラズ醫ヲ業トスルモノ一日モ此書ナクシバアルベカラズ

徽癘新書

片倉元周先生著

全二冊

此書ハ古ヨリ難治ノ癘病ヲ先生燒針ヲ刺シ斑癘ヲ以テ毒ヲ去ル事ヲ發明シ千古以來コレ無キ治術ヲ萬世ニ傳ルナリ又梅毒ノ治法此書ヲ能ク及覆シテ讀トキハ何ナル難症ニテモ治セザルハナシ實ニ天下第一ノ奇書ナリ

傷寒啓微

同上

全三冊

此書ハ傷寒論ノ諸註家未ダ言ハザル所ノ奧義ヲ發シ瘟疫ト傷寒ト同病タルヲ辨明シ且傷寒金匱二書ノ方ニテ症ニ臨テ是ラザル所ノ治方ヲ唐宋以來ノ醫書ニ撰ビ又經驗スルトコロノ新定十七方並ニ十陣丸ノ方ヲアゲテ治療ノ助トス今治療スルニ其益甚多クシテ人ヲ濟フニ深切ナル書ナリソノ新定スル所ノ諸方又死症ヲ發明スル妙處ニイタリテハ實ニ仲景ノ羽翼ト謂ベシ

靜儉堂治驗

同上

全三冊

此書ハ先生數十年來ノ治驗百中ノ一ヲシルシ置レタルヲ集メラレタルナリ病者ノ姓名住所前醫ノ治方又ハ自己ノ與ヘタル劑ノ効アル効ナキヲ包ムナクカレ又麻疹ノ經驗方肝症ノ治方並ニ弟子大森氏ノ治効十餘條ヲ記シ又衆醫ノ治スルノ能ハザル奇疾ヲ治シタル等國字ヲ以テ書レタレハ實ニ後進有益ノ書ナリ

青囊瑣探

片倉元周先生著

全二冊

此書ハ先生ノ漫筆ニシテ人ノ戒トナリ又初
堂ニ學業ヲ勸メ人情ノ免レサル所ヲ記シ
且奇効アル秘方並ニ甲斐ノ徳本ノ經驗
十九方ノ主治藥方ヲ擧ク醫家ノ重寶
ナル書ニシテ又俗家ニテモ是ヲ讀トキハ
發憤シテ壯年ノ益トナル人多シ

瘍科秘録

東軒本間先生著

全七冊

華岡翁ノ遺教ヲ述又先生ノ自ら發明
スル所ノ術ヲ加ヘ瘍科ノ治法ヲ論ズルノ
書ナリ初ニ病名ヲ正シ病因ヲ論ズル
ニ脈證ヲ説キ瘡瘍ノ變正輕重死生等
ヲ詳ニス終ニ禁方秘術ヲ載セ實ニ瘍
科ノ全書ナリ此書ヲ熟讀シテ治瘡
ヲ施スハ起死回生ノ功ヲ立所ニ成
ス

痘疹不求人方論

明朱隆子著

全一冊

痘疹ノ病ハ起死回生ノ功ヲ立所ニ成
ス

歷代名醫一覽

雉門先生著

全一折

此書ハ東洞先生ノ作ニテ金匱傷寒ノ方ニ機變
妙用アルヲ記セリ是先生常用ノ方劑ニシテ
臨病ノ機變活用ヲ書ニツキタリ且九散兼用ノ
法ヲモ載セタル大ニ幼學治療ノ益トナルヘシ

秘傳重寶記

西面摺

折本

此書ハ大毒虫ノ外毒生發ノ症ニシテ
兼用ノ方機
此書ハ東洞先生ノ作ニテ金匱傷寒ノ方ニ機變
妙用アルヲ記セリ是先生常用ノ方劑ニシテ
臨病ノ機變活用ヲ書ニツキタリ且九散兼用ノ
法ヲモ載セタル大ニ幼學治療ノ益トナルヘシ

簡易養生記

沼悟窓先生著

全一冊

法應急平の病者ニ救ヘテ養生ノ道ヲ示ス
此書ハ大毒虫ノ外毒生發ノ症ニシテ
兼用ノ方機
此書ハ東洞先生ノ作ニテ金匱傷寒ノ方ニ機變
妙用アルヲ記セリ是先生常用ノ方劑ニシテ
臨病ノ機變活用ヲ書ニツキタリ且九散兼用ノ
法ヲモ載セタル大ニ幼學治療ノ益トナルヘシ

書學大概

神通北海先生著

全一冊

此書ハ執筆ノ法ヲ正シ古人ノ論説ヲ餘
サス擧テ研究ナシ明ニ解シメレハ和漢
古今書法ノ必用ナリ

舊蹟紀聞

立網法師著

全二冊

皇朝ノ事蹟ヲ考ヘ古語古書ヲ引証シ
テ國學ノ一助トス

三餘叢談

柳屋主人著

全一冊

皇朝ノ國史或ハ古事ヲ考ヘ又ハ小説ノ
件ノ考ヘテ其ノ詳ニ考ヘテ
全一冊

翁野さくら記行

成美大人抄

全一冊

翁野十一景ノとてかきまじり甲子吟
として翁野集ニ載せしる翁野翁ノ
詩論と引又故翁ノ古歌と雜引
てけるとむむ人の模楷と也

近世名家書画談

安西雲煙著

全二冊

凡書畫論ハ古人ノ妙説よりして
此書をめぐり又色白流石の書画を展覧
此書の序文房小孫りしり書畫印
要非違手掛物表具亦又捲展の子大雅
の語と一なる形名不ふあのもある
それまに擇してそのせもかをせもか
の畫にありありとて時人たり
なまに海向き新説を著し
つ免書屋には法名を記し
擇定て是合を二冊とす

同二編

同上

全四冊

此書ハ前編ノまじりて
とて書畫家ノ種を種々
本意と留意との漸成
人の做畧兼書畫を
法附を寫小册遊愛玩
のちあり

松屋主人著

全一冊

いさゝか東屋の松屋主人の著。棟梁の行状及び
龍田川の松屋主人の著。棟梁の行状及び
いさゝか棟梁の著。棟梁の行状及び
いさゝか棟梁の著。棟梁の行状及び

神道玉鉾の道草

跡部光海著

全一冊

道彦自書画三十六歌仙

全一冊

五百重波

本間游清著

全一冊

笑戯自知録

伴田陳人著

全二冊

いさゝか笑戯自知録。伴田陳人の著。笑戯の
いさゝか笑戯自知録。伴田陳人の著。笑戯の
いさゝか笑戯自知録。伴田陳人の著。笑戯の
いさゝか笑戯自知録。伴田陳人の著。笑戯の

茂睡真蹟卅七首

折本

全一冊

いさゝか茂睡真蹟卅七首。折本の著。茂睡の
いさゝか茂睡真蹟卅七首。折本の著。茂睡の
いさゝか茂睡真蹟卅七首。折本の著。茂睡の
いさゝか茂睡真蹟卅七首。折本の著。茂睡の

開卷百笑

談洲樓馬馬大人評

全二冊

いさゝか開卷百笑。談洲樓馬馬大人評の著。開卷の
いさゝか開卷百笑。談洲樓馬馬大人評の著。開卷の
いさゝか開卷百笑。談洲樓馬馬大人評の著。開卷の
いさゝか開卷百笑。談洲樓馬馬大人評の著。開卷の

陰陽新撰八卦鈔

全一冊

瓶花圖式

全三冊

狸芝尼乃記

全一冊

いさゝか狸芝尼乃記。狸芝尼の著。狸芝尼の
いさゝか狸芝尼乃記。狸芝尼の著。狸芝尼の
いさゝか狸芝尼乃記。狸芝尼の著。狸芝尼の
いさゝか狸芝尼乃記。狸芝尼の著。狸芝尼の

於安と吾物傳

合刺全冊

いさゝか於安と吾物傳。合刺の著。於安と吾物傳の
いさゝか於安と吾物傳。合刺の著。於安と吾物傳の
いさゝか於安と吾物傳。合刺の著。於安と吾物傳の
いさゝか於安と吾物傳。合刺の著。於安と吾物傳の

老農夜話

湊田正芳著

全一冊

野

野

野

全二冊

いさゝか野。野の著。野の
いさゝか野。野の著。野の
いさゝか野。野の著。野の
いさゝか野。野の著。野の

男重寶記

高井蘭山先生著

全五冊

いさゝか男重寶記。高井蘭山先生著の著。男重寶記の
いさゝか男重寶記。高井蘭山先生著の著。男重寶記の
いさゝか男重寶記。高井蘭山先生著の著。男重寶記の
いさゝか男重寶記。高井蘭山先生著の著。男重寶記の

女重寶記

同上

全五冊

いさゝか女重寶記。同上の著。女重寶記の
いさゝか女重寶記。同上の著。女重寶記の
いさゝか女重寶記。同上の著。女重寶記の
いさゝか女重寶記。同上の著。女重寶記の

東江先生書話

全三冊

我邦晉唐法書ニ根據シテ書學ニ變
セルモノハ先生ヲ以テ祖師トナス此書ハ
諸家隨筆中ヨリ古名人墨蹟ニ關ル
一ヲ考索シテ學書ノ人博識ヲ資ス
實ニ有用ノ珍編ナリ

月儀帖

東里先生書

全一冊

五體雲淡帖

星池先生書
附釋文

全一冊

扇面清風帖

清人集書
星池先生校

全一帖

玉屑帖

星池先生書

全一帖

和漢對照書札

初編
二編

全二冊

清朝ノ當時應用ノ書牘ヲ和文ノ書牘
ニ翻譯シタルハ學問ノ一益ニシテ且ツ星
池氏ノ書ノ適美ナルヲ嘆賞スベシ

孫過庭書譜

草書

全一帖

東坡大江東帖

草書

全一帖

米元章主家帖

行書

全一帖

趙子昂大湖帖

行書

全一帖

董其昌衆鳥帖

行書

全一帖

董其昌登龍帖

草書

全一帖

古今名蹟墨寶帖

正面

全一帖

上古三蹟ヨリ或ハ源平諸將以來ノ武家
或ハ逸人名臣僧家ニ名アル人ノ真蹟ヲ
刻シタレバ上古ヲシタフ君子ノ机上ニ必
アルベキ書ナリ

品物名數抄

松澤老泉著

全一冊

農家調寶記

高井蘭山先生著

全三冊

此書ハ天地開け耕也多し由來よりして
百姓亦小ならず田時務の勅方也極
地を檢地中本頁取納算利不測子形也
此法記文認方男女婚嫁の式ホの事
いふまで傳さず記さず

農家用文章大全

同上

全一冊

用文章の書較多ありといへども此書
檢査するの返答後文の類或を極や
ある文辨又ハ既流の類を成るより
まハ文章と云ふは今日極ふま耕
地農具材役向耕儀の事小要用の文字
を忍らみ年中定式時法用の文云
「けり」を云ふを云ふに地もくも
家小蓋わたりと財の調法を云ふ
くらと「あふ」人組帳を加ふれ初書
教育使わ不巧の教書かれバ文章を
付す一々用毎自在なるべし

農家調寶記附録

大藏永常著

全一冊

一名除煙録
此書ハ田小煙生りたる時油を以て
する子の仁方と云ふ記し且此儀の
油の油の煙の煙を去る事一々著
すあり此書を見ればよく分る事
いふやうのふれは煙つきたりと
此儀よく且此儀よく分る事一々著
すあり

農家調寶記續録

同上

全一冊

一名豐稼録
此書ハ稲を刈て掛りあふ事一々記
し一々稲を刈りて稲本小掛り干し
ハ葉の穂を刈りてあふ事一々記
すあり稲を刈りてあふ事一々記
すあり稲を刈りてあふ事一々記
すあり

增補 年中用文大成 臨泉堂先生著 大冊 全一冊

此書ハ児童ノ用ニ即チ不棄文ノ類あり
工部ノ用ニ即チ不棄文ノ類あり
下教ニ百枚あり
多量向松大冊用文章ノ類一あり

增補 紅梅用文章 同筆 全一冊

此ハ年中用文ノ類ニ及
び文章出仕名ノ類ニ及
び文章出仕名ノ類ニ及
び文章出仕名ノ類ニ及

增補 女諸用文章 御家橋正敬筆 全一冊

世ハ女用文章あり
世ハ女用文章あり
世ハ女用文章あり
世ハ女用文章あり

塵劫記 十露盤獨稽古 山本三著 全三冊

此ハ形ノ類ニ及
び文章出仕名ノ類ニ及
び文章出仕名ノ類ニ及
び文章出仕名ノ類ニ及

子孫繁昌記 手島堵菴著 全一冊

此ハ形ノ類ニ及
び文章出仕名ノ類ニ及
び文章出仕名ノ類ニ及
び文章出仕名ノ類ニ及

家業相續力 土屋巨棟著 全一冊

此ハ形ノ類ニ及
び文章出仕名ノ類ニ及
び文章出仕名ノ類ニ及
び文章出仕名ノ類ニ及

墨河八景帖 御家攀雲堂著 全一冊

此ハ形ノ類ニ及
び文章出仕名ノ類ニ及
び文章出仕名ノ類ニ及
び文章出仕名ノ類ニ及

長雄書札文集 船田耕山著 全一冊

此ハ形ノ類ニ及
び文章出仕名ノ類ニ及
び文章出仕名ノ類ニ及
び文章出仕名ノ類ニ及

頭書 通俗用文章 全一冊

此ハ形ノ類ニ及
び文章出仕名ノ類ニ及
び文章出仕名ノ類ニ及
び文章出仕名ノ類ニ及

經典 弟子職 漢百年先生著 全一冊

師弟ノ礼ヲ述シ書ニテ本文ヲ首
ヲ付テカナニテクハシク注ヒテ書ナリ

經典 菅家文章 高井蘭山注 全一冊

一名十二月往來ハ文章ハ多ク
嘗テ親カクミカ字一誤リテ漢
ガたきトモウリハ文章ハ多ク
今アハシク注ヒテ書ナリ

日本國郡附 西面指 一紙

古錢鑑價附 全一冊

泰平年代記 西面指 全一冊

實語教童子教證註 振鷲亭著 全一冊

此ハ形ノ類ニ及
び文章出仕名ノ類ニ及
び文章出仕名ノ類ニ及
び文章出仕名ノ類ニ及

古狀揃證註 鳥井蘭山翁著 全一冊

此ハ形ノ類ニ及
び文章出仕名ノ類ニ及
び文章出仕名ノ類ニ及
び文章出仕名ノ類ニ及

御成敗式目證註 同上 全一冊

此ハ形ノ類ニ及
び文章出仕名ノ類ニ及
び文章出仕名ノ類ニ及
び文章出仕名ノ類ニ及

今川童蒙解 全三冊

此ハ形ノ類ニ及
び文章出仕名ノ類ニ及
び文章出仕名ノ類ニ及
び文章出仕名ノ類ニ及

大橋先生手簡	全一帖	御成敗式目頭書繪抄	全一冊
蓮池堂任槐帖	全一冊	同假名附	全一冊
長雄女今川	全一冊	同抄	全一冊
女今川千代見種	全一冊	庭訓往來無點	全一冊
實語教童子教	全一冊	弘文庭訓往來	全一冊
同頭書兩點	全一冊	教讀庭訓往來寶文房	全一冊
古狀揃萬寶藏	全一冊		
文貨古狀揃	全一冊		
古狀揃講釈	全一冊		
泰平江戸往來	全一冊		

眼成多己六月念九講
日壬辰十二月十七日講

三都

書肆

京都寺町通松原下町	勝	村治右衛門
大坂心齋橋通北久太郎町	河内	屋喜兵衛
江戸日本橋通二丁目	湊原	屋茂兵衛
同 淺草茅町二丁目	湊原	屋伊八
同 日本橋通二丁目	湊原	屋新兵衛
同 一所	山城	屋佐兵衛
同 芝 神明前	岡田	屋嘉七
同 本石町十軒店	英	大助
同 淺草廣德寺前	和泉	屋庄治郎
同 横山町三丁目	和泉	屋金右衛門

